

文 學 叢 刊

橋

悄 吟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橋

吟 情

## 目 錄

小六	一
煩擾的一日	八
橋	一五
夏夜	三七
過夜	四二
彼落之街	五一
訪問	五七
離去	六七
索非亞的愁苦	七一

蹲在洋車上

八三

初冬

九三

三個無聊人

九九

手

一〇五

## 小 六

『六啊，六……』

孩子頂着一塊大鍋蓋，蹣跚蹣跚大蜘蛛一樣從樓梯爬下來，孩子頭上的汗還不等揩抹，媽媽又喚喊了：

『六啊！……六啊！……』

是小六家搬家的日子。八月天，風靜睡在樹梢不動，藍天好像碧藍的湖水，一條雲彩也不掛到湖上。樓頂閑蕩無慮的在晒太陽。樓梯被石牆的陰影遮斷了一半，和往日一樣該是預備午飯的時候。

『六啊……六，……小六……』

一切都和昨日一樣，一切沒有變動，太陽天空，牆外的樹，樹下的兩隻紅毛鷄仍

在啄食。小六家房蓋穿着洞了，有泥塊打進水桶，陽光從窗子，門，從打開的房蓋一起走進來，陽光逼走了小六家一切盆子桶子和人。

不到一個月，那家的樓房完全長起，紅色瓦片蓋住樓頂，有木匠在那裏正裝窗框。吃過午飯，泥水匠躺在長板條上睡覺，木匠也和大魚似的找個有蔭涼的地方睡。那一些拖長的腿，泥污的手腳，在長板條上可怕的，偶然伸動兩下。全個後院，全個午間，讓他們的鼾聲結着羣。

雖然樓頂已蓋好瓦片，但在小六娘覺得，只要那些人醒來，樓好像又高一點，好像天空又短了一塊。那家的樓房玻璃快到窗框上去閃光，烟筒快要冒起煙來了。

同時小六家呢？爹爹提着床板一條一條去賣。並且蟋蟀吟鳴得利害，牆根草每棵藏着蟋蟀似的。爹爹回來，他的單衫不像夏夜那樣染着汗。娘在有月的夜裏，和曠野上老樹一般一張葉子也沒有，娘的靈魂裏一顆眼淚也沒有，娘沒有靈魂了！

『自來火給我小六姑娘，小六姑娘。』

「俺娘那來的自來火，昨晚不是借的自來火點燈嗎？」

爹爹罵起來；「懶老婆，要你也過日子，不要你也過日子。」

爹爹沒有再罵，假如再罵小六就一定哭起來她想爹爹又要打娘。

爹爹去賣西瓜，小六也跟着去，後海沿那一些鬧嚷嚷的人，推車的，搖船的，肩布袋的……拉車的，爹爹切西瓜，小六拾着從他們嘴上流下來的瓜子。後來爹爹又提着籃子賣油條包子。娘在牆根砍着樹枝，小六到後山去拾落葉。

孩子夜間說的睡話多起來，爹和娘也嚷着：

「別擠我呀！往那面一點，我腿疼。」

「六啊！六啊！你爹死到那個地方去啦？」

女人和患病的豬一般在露天的房子樣哼啞的說話。

「快搬，快搬……告訴早搬，你不早搬你不早搬，打碎你的盆，瞞——誰？」

大塊的士敏土翻滾着沉落。那個人嚷一些什麼女人聽不清了！女人坐在灰塵

中好像讓她坐在着火的煙中，眼睛快要流淚，喉頭麻麻辣辣，好像她幼年時候夜裏的惡夢，好像她幼年時候爬山滾落了。

『六啊！六啊！』

孩子在她身邊站着：

『娘，俺在這。』

『六啊！六啊！』

『娘，俺在這。俺不是在這嗎？』

那女人孩子拉到她的手，她才看見。若不觸到她，她什麼也看不到了。

那一些盆子桶子，羅列在門前。她家像是着了火；或是無緣的，想也想不到的闖進一些鬼魔去。

『把六濟掉地下去了。一條被你自己蓋着。』

一家三人腰疼腿疼，然而不能吃飽穿暖。



媽媽出去做女僕，小六也去，她是媽媽的小僕人，媽媽爲人家燒飯，小六提着壺去打水。柏油路上飛着雨絲，那是秋雨了。小六戴着爹爹的大氈帽，提着壺，壺在雨中穿過橫道。

那夜小六和娘一起哭着回來。爹說：

『哭死……死就痛快的死！』

房東又來趕他們搬家，說這間廚房已經租出去了。後院亭子間蓋起樓房來了！前院廚房又租出去。蟋蟀夜夜吟鳴，小六全家在蟋蟀吟鳴裏向着天外的白月坐着。尤其是娘，她呆人一樣，朽木一樣。她說：

『往那樣搬？我本打算一個月三元錢能租個板房……你看……那家算掉我』

夜夜那女人不睡覺。肩上披着一張單布坐着。搬到什麼地方去搬到海裏去？搬家把女人逼得瘋子似的，眼睛每天紅着。她家吵架，全院人都去看熱鬧。

『我不活……啦……你打死我……打死我……』

小六惶惑着，比媽媽的哭聲更大，那孩子跑到同院人家去喚喊：

『打俺娘……爹打俺娘……』有時候她竟向大街去喊。同院人來了！但是無

法分開，他們像兩條狗打仗似的。小六用拳頭在爹的脊背上揮兩下，但是又停下來哭，那孩子好像有火燒着他一般，暴跳起來。打仗停下了的時候，那也正同狗一樣，爹在牆根這面呼喘，媽媽在牆根那面呼喘。

『你打俺娘，你……你要打死她！打死她！俺娘……俺娘……』爹和娘靜下來，

小六還沒有靜下來。滔蕩着那孩子仍哭。

有時夜裏打起來，床板翻倒，同院別人的孩子漸漸害怕起來，說小六她娘瘋了！有的說她着了妖魔。因為每次打仗都是哭得昏過去才停止。

『小六跳海了……小六跳海了……』

院中人都出來看小六。那女人抱着孩子去跳灣，（灣即路旁之臭泥沼。）而不

是去跳海。她向石牆瘋狂的跌撞，濕得全身打顫的小六又是哭，女人號啕到半夜。同院人家的孩子更害怕起來，說是小六也瘋了。娘停止號啕時，才聽到蟋蟀在牆根鳴。娘就穿着濕褲子睡。

白月夜夜照在人間，安息了！人人都安息了！可是太陽一出來時，小六家又得搬家。搬向那樣去呢？說不定娘要跳海，又要先把小六推下海去。

一九三五，二六日。

## 煩擾的一日

他在祈禱，他好像是向天祈禱。

正是跪在欄杆那兒，冰冷的，石塊砌成的人行道。然而他沒有鞋子，並且他用裸露的膝頭去接觸一些冬天的石塊。我還沒有走近他，我的心已經爲憤恨而燒紅，而快要漲裂了！我咬我的嘴唇，畢竟我這沒有押起眼睛來走過他。

他是那樣年老而昏聩，眼睛像是已腐爛過。街風是銳利的：他的手已經被吹得和一個死物樣。可是風，仍然是銳利的。我走近他，但不能聽清他祈禱的文句，只是喃喃着。

一個俄國老婦，她說的不是俄語，大概是猶太人，把一張小票子放到老人的手裏，同時他仍然喃喃着，好像是向天祈禱。

我帶着我重得和石頭似的心，走回屋中，把積下的舊報紙取出來，放到老人的面前，爲的是他可以賣幾個錢，但是當我已經把報紙放好的時候，我心起了一個劇變，我認爲我是再庸俗沒有的人了！彷彿我是作了一件蠢事般地。於是我摸衣袋，我思考家中存錢的盒子，可是連半角錢的票子都不能夠尋思得到。老人是過於笨拙了！怕是他不曉得怎樣去賣舊報紙。

我走向隣居家去，她的小孩子在床上玩着，她常常是沒有心思向我講一些話。我坐下來把我帶去的小包袱打開，預備裁一件衣服。可是今天雪琦說話了：

『子媽還不來，那麼我的孩子，會使我沒有希望。你看我是什麼事也沒有作，外國語不能讀，而且我連讀報的趣味都沒有呀！』

『我想你還是另尋一個老媽子好啦！』

『我也這樣想，不過實際是困難的。』

她從生了孩子以來，那是五個月，她沉下苦惱的陷阱去。唇部不似從前有顏色，

臉兒皺皺，

爲着我到她家去替她看小孩，她走了，和貓一樣蹣手蹣足的下樓去了。

小孩子自己在床上玩得厭了，幾次想要哭鬧，我忙着裁旗袍，只是用聲音招呼他。看一下時鐘，知道她去了還不到一點鐘，可是看小孩子要多麼耐性呀！我煩亂着，這僅是一點鐘。

媽媽回來了，帶進來衣服的冷氣，後面跟進來一個盜人樣的，纏着兩隻小腳，穿着毛邊鞋子，她坐在炕沿，並且在她進房的時候，她還向我行了一個深深的鞠躬禮。我又看見她戴的是毛邊帽子，她坐在床沿。

過了一會她是欣喜的，有點不像盜人：『我是沒有作過老媽子的，我的男人在十八道街開柳條包舖，帶開藥舖……我實在不能再和他生氣，誰都是願意支使人，還有人願意給人家支使嗎？咱們命不好，那就講不了！』

像猜謎似的，使人想不出她是什麼命運。雪琦她歡喜，她想幸福是近着她了，她

在感謝我：

『玉瑩，你看今天你若不來，我怎能去找這個老媽子來呀！』

那個半老的婆娘仍然講着：『我的男人他打我罵我，我先對我很好，因為他開柳條包舖，要招股東。就是那個人二十元錢頂大的股東，他替我造謠，說我的娘家有錢，爲什麼不幫助開柳條包舖呢？在這一年中就連一頓舒服飯也沒吃過，我能不傷心嗎！我十七歲過門，今年我是廿四歲。他從不和我吵鬧過。』

她不是個半老的婆娘，她才二十四歲。說到這樣心傷的地方，她沒有哭，她曉得做老媽子的身份。可是又想說下去。雪琦眉毛打鎖，把小孩給她：

『你抱他試試。』

小孩子，不知爲什麼，但是他哭，也許他不願看那種可憐的臉相？

雪琦有些快樂了，只是一刻的工夫，她覺得幸福是遠着她了！

過了一會她又像個盜人，最像盜人的部分，就是她的眼睛，眼珠定住，我們一向

她看去她忙着把眼珠活動一下，然而很慢，並且一會又要定住。

『你不要想，將來你會有好的一日……』

『我是同他打架生氣的，一生氣就和個呆人樣，什麼也不能做。』那盜人又忙着補充一句：『若不生氣什麼病也沒有呀！好人一樣，好人一樣。』

後來她看我縫衣裳，她來幫助我，我不願她來幫助，但是她要來幫助。

小孩子吃着奶，在媽媽的懷中睡了！孩子怕一切音響，我們的呼吸爲着孩子的睡覺都能聽得清。

雪琦更不歡喜了，大概她在恐怕着，她在計量着，計量她的計劃怎樣失敗。我窺視出來這個盜器的老媽，怕是一會就要被辭退。

然而她是有希望的，滿着希望，她慇懃的在盆中給小孩在洗尿布。

『我是不知當老媽子的規矩的，太太要指教我。』她說完坐在木櫈上，又開始變成不動的盜人。



我煩擾着，街頭的老人又回到我的心中；雪琦鉛板樣的心沉沉的掛在臉上。

『你把髒水倒進水池子去。』她向擺在木櫈間的那盜人說。

捧着水盆子，那個婦人紫色毛邊鞋子還沒有響出門去，雪琦的眼睛和偷人樣轉過來了：

『她是不是不行？那麼快讓她走吧！』

孩子被丟在床上，他哭叫，她到隔壁借三角錢給老媽子的工錢。

那紫色的毛邊鞋慢慢移着，她打了盆淨水放在盆架間，過來招呼孩子，孩子懼怕這盜人，他更哭。我縫着衣服，不知什麼一種不安傳染了我的心。

忽然老媽子停下來，那是雪琦把三角錢的票子示到面前的時候。她拿到三角錢走了。她回到婦女們最傷心的家庭去，仍去尋她惡毒的生活。

毛邊帽子，毛邊鞋子，來了又走了。

雪琦仍然是自己抱着孩子。

『你若不來，我怎能去找她來呢！』她瞞怨我。

我們深深呼吸了一下，好像剛從暗室走出。屋子漸漸沒有陽光了，我回家了，帶着我的包袱，包袱中好像裹着一羣麻煩的想頭——婦女們有可厭的丈夫，可厭的孩子。冬天追趕着老叫化子使他絕望。

在家門口，仍是那條欄杆，仍是那塊石道，老人向天跪着，黃昏了，給他的絕望甚於死。

我經過他，我總不能聽清他所禱的文句，但我知道他在所禱的，不是我給他的。那些報紙也不是半角錢的票子，是要從死的邊沿上把他拔回來。

然而讓我怎樣做呢？他向天跪着，他向天祈禱……

## 橋

夏天和秋天，橋下的積水和水溝一般平了。

『黃良子，黃良子……孩子哭啦！』

也許是夜晚，也許是早晨，橋頭上喊着這樣的聲音。久了！住在橋頭的人家都聽慣了，聽熟了。

『黃良子，孩子要吃奶啦！黃良子……黃良……子。』

尤其是在雨夜或颶風的早晨，靜穆裏的這聲音受着橋下的水的共鳴或者借助於風聲，也送進遠處的人家去。

『黃……良子。黃……良……子……』聽來和歌聲一般了。

月亮完全沉沒下去，只有天西最後的一顆星還在掛着。從橋東的空場上黃良走了出來。

黃良是她男人的名字，從她做了乳娘那天起，不知是誰把「黃良」的末尾加上個「子」字，就算她的名字。

「啊？這麼早就餓了嗎？昨天晚上吃得那麼晚！」

開始的幾天，她是要跑到橋邊去，她向着橋西來喚她的人顫一顫那古舊的橋欄，她的聲音也就彷彿在橋下的水上打着迴旋：

「這麼早嗎……啊？」

現在她完全不再那樣做。「黃良子」這字眼好像號碼一般，只要一觸到她，她就緊跟着這字眼去了。

在初醒的朦朧中，她的呼吸還不能夠平穩，她走着，她差不多是跑着，順着水溝向北面跑去。停在橋西第一個大門樓下面，用手盤捲着鬆落下來的前髮。

——怎麼！門還關着……怎麼！

『開門呀！開門呀！』她彎下腰去，幾乎是把臉伏在地面。從門檻下面的縫隙看進去，大白狗還睡在那裏。

因為頭部過度下垂，院子裏的房屋似乎旋轉了一陣，門和窗子也都旋轉着；向天的方向設備着：『開門呀！開門來！』

——怎麼！鬼喊了，我來嗎？……有人喊的，我聽得清清楚楚嗎……一定，那一定……

但是，她只得回來，橋西和橋東一個人也沒有遇到。她喊到潮濕的背脊涼下去。——這不就是百，八十步……多說二百步……可是必得繞出去一里多！

起初她試驗過，要想扶着橋欄爬過去。但是，那橋完全沒有底了，只剩兩條欄杆還沒有被偷兒拔走。假若連欄杆也不見了，那她會安心些，她會相信那水溝是天然的水溝，她會相信人沒有辦法把水溝消滅。

……不是嗎？搭上兩塊木頭就能走人的……就差兩塊木頭……這橋這橋就隔一道橋……

她在橋邊站了一會兒，想了一會兒：

——往南去，往北去呢？都一樣，往北吧！

她家的草屋正對着這橋，她看見門上的紙片被風吹動。在她理想中，好像一伸手她就能摸到那小土丘上面去似的。

當她順着溝沿往北走時，她滑過那小土丘去，遠了，到半里路遠的地方——水溝的盡頭——再折回來。

——誰還在喊我？那一方面喊我？

她的頭髮又散落下來，她一面走着一面挽捲着。

『黃良子，黃良子……』她仍然好像聽到有人在喊她。

『黃……瓜茄……子……黃……瓜茄……子……』菜担子迎着黃良子走來了。

『黃瓜茄子，黃……瓜茄子……』

黃良子笑了！她向着那個賣菜的人笑了。

主人家的牆頭上的狗尾草肥壯起來了，橋東黃良子的孩子哭聲也大起來了！那孩子的哭聲會飛到橋西來。

『走——走——推着寶寶上橋頭，

橋頭捉住個大蝴蝶，

媽媽坐下來歇一歇，

走——走——推着寶寶上橋頭。』

黃良子再不像夏天那樣在榆樹下扶着小車打瞌睡，雖然陽光仍是暖暖的，雖然這秋天的天空比夏天更好。

小主人睡在小車裏面，輪子呱呱，呱呱的響着，那白嫩的圓面孔，眉毛上面齊着

和霜一樣白的帽邊，滿身穿着潔淨的可愛的衣裳。

黃良子感到不安了，她的心開始像鈴鐺似的搖了起來：

『喜歡哭嗎？不要哭啦……爹爹抱着跳一跳，跑一跑……』

爹爹抱着，隔着橋站着的，自己那個孩子，黃瘦，眼圈發一點藍，頸子略微長一些，看起來很像一條枯了的樹枝。但是黃良子總覺得比車裏的孩子更可愛一點，那裏可愛呢？他的笑也和哭差不多，他哭的時候也從不滾着發亮的肥大的淚珠，並且他對着隔着橋的媽媽一點也不親熱，他看着她也並不拍一下手。托在爹爹手上的腳連跳也不跳。

但她總覺得比車裏的孩子更可愛些，那裏可愛呢？她自己不知道。

『走——走，推着寶寶上橋頭，

走——走，推着寶寶上橋頭。』

她對小主人說的話，已經缺少了一句：



——橋頭捉個大蝴蝶，媽媽坐下來歇一歇。

在這句子裏邊感不到什麼靈魂的契合，不必要了。

「走——走——上橋頭，上橋頭……」

她的歌詞漸漸的乾枯了，她沒有注意到這樣的幾個字孩子喜歡聽不喜歡聽。同時在車輪呱呱啦啦的離開橋頭時，她同樣唱着：

「上橋頭，上橋頭……」

後來連小主人躺在床上睡覺的時候，她還是哼着：「上橋頭，上橋頭……」

「啊！你給他擦一擦呀……那鼻涕流過嘴啦……怎麼？看不見嗎？唉……」

黃良子，她簡直忘記了她是站在橋這邊，她有些暴躁了。當她的手隔着橋伸出去的時候，那差不多要使她流眼淚了！她的臉爲着急完全是漲紅的。

「爹，爹是不行的呀……倒底不中用！可是這橋，這橋……若不有這橋隔着

……『借着橋下的水的反應，黃良子響出來的聲音很空洞，並且橫在橋下面的影子有些震撼：『你抱他過來呀！就這麼看着他哭！繞一點路，男人的腿算什麼？……我是推着車的呀！』』

橋下面的水上浮着三個人影和一輛小車。但分不出站在橋東的和站在橋西的。

從這一天起，「橋」好像把黃良子的生命縮短了。但她又感到太陽掛在空中整天也沒有落下去似的……究竟日子長了，短了？她也不知道，天氣寒了，暖了？她也不能夠識別。雖然她也換上了袂衣，對於衣裳的增加，似乎別人增加起來，她也就增加起來。

沿街掃着落葉的時候，她仍推着那輛呱呱啦啦的小車。

主人家牆頭上的狗尾草，一些水分也沒有了，全枯了，只有很少數的還站在風裏面搖着；橋東孩子的哭聲一點也沒有瘦弱，隨着風聲送到橋頭的人家去，特別是

送進黃良子的耳裏，那聲音擴大起來，顯微鏡下面蒼蠅翅膀似的……

她把饅頭，餅乾，有時就連那包着餡，發着油香不知名的點心，也從橋西拋到橋東去。

——只隔一道橋，若不……這不是隨時可以吃得到東西嗎？這小窮鬼，你的命上該有一道橋啊！

每次她拋的東西若落下水的時候，她就向着橋東的孩子說：

『小窮鬼，你的命上該有一道橋啊！』

向橋東拋着這些東西，主人一次也沒有看到過。可是當水面上閃着一條線的時候，她總是害怕的，好像她的心上已經照着一面鏡子了。

——這明明是啊……這是偷的東西……老天爺也知道。

因為在水面上反映着藍天，反映着白雲，並且這藍天裏她很接近，就在她拋着東西的手底下。

有一天，她得到無數東西，月餅，梨子，還有早飯剩下的餃子。這都不是公開的，這都是主人不看見她才包起來的。

她推着車，站在橋頭了，那東西放在車箱裏孩子擺着玩物的地方。

『他爹爹……他爹爹……黃良，黃良！』

但是什麼人也沒有，土匪的後面圍着兩隻野狗。門關着，好像是正在睡覺。

她決心到橋東去，推着車子跑得快時，車裏面孩子的頭都顛起來，她最怕車輪響。

——到那裏去呀？推着車子跑……這是幹麼推着車子跑……跑什麼？……跑什麼？往那裏跑？

就像女主人她的後面喊起來：

——站住，站住——她自己把她自己嚇得出了汗，心臟快要跑到喉嚨邊來。  
孩子被顛得要哭，她就說：

『老虎老虎！』

她親手把睡在炕上的孩子喚醒起來，她親眼看着孩子去動手吃東西。

不知道怎樣的愉快從她的心上開始着，當那孩子把梨子舉起來的時候，當那孩子一粒一粒把葡萄觸破了兩三粒的時候。

『呀！這是吃的呀，你這小敗家子！暴殄天物……還不懂得是吃的嗎？讓媽媽給你放進嘴裏去，張嘴，張嘴。嘿……酸哩！看這小樣。酸的眼睛像一條縫了……吃這月餅吧！快到一歲的孩子什麼都能吃的……吃吧……這都是第一次吃呢……』

她笑着。她總覺得這好哭的連笑也笑不完整的孩子比坐在車裏邊的孩子更可愛些。

她走回橋西去的時候，心平靜極了；順着水溝向北去，生在水溝旁的紫小菊，被她看到了，她興致很好，想要伸手去折下去插到頭上去。

『小寶寶！噯呀，好不好？』花穗在她的一隻手裏面搖着，她喊着小寶寶，那是完

全從內心喊出來的，只有這樣喊着在她臨時的幸福上才能夠閃光心上一點什麼隔線也脫掉了，第一次，她感到小主人和自己的孩子一樣可愛了！她在他的臉上扭了一下，車輪在那不平坦的道上呱呱的響……

她偶然看到孩子坐着的車是在水溝裏顛亂着，於是她才想到她是來到橋東了。不安起來，車子在水溝裏的倒影跑得快了，閃過去了。

——百八十步……可是偏偏要繞一里多路……眼看着橋就過不去……

——黃良子，黃良子！把孩子推到那裏去啦！——就像女主人已經喊她了！——

你偷了什麼東西回家的？我說黃良子！

她自己的名字在她的心上跳着。

她的手沒有把握的使着小車在水溝旁亂跑起來，跑得太與水溝接近的時候，要撞進水溝去似的。車輪子兩隻高了，兩隻低了，孩子要從裏面被顛出來了。

還沒有跑到水溝的盡端，車輪脫落了一隻，脫落的車輪，像用力拋着一般旋進

水溝裏去了。

黃良子停下來看一看，橋頭的欄杆還模糊的可以看得見。

——這橋不都是這橋嗎？

她覺到她應該哭了！但那肺葉在她的胸內顫了兩下她又停止住。

——這還算是站在橋東啊！應該快到橋西去。

她推起三個輪子的車來，從水溝的東面，繞到水溝的西面。

——這可怎麼說？就說在水旁走走，輪子就掉了；就說抓蝴蝶吧？這時候沒有蝴蝶了。

就說抓蜻蜓吧……瞎說吧！反正車子站在橋西，可沒到橋東去……」

『黃良——黃良——』一切忘掉了，在她好像一切都不怕了。

『黃良，黃良……』她推着三個輪子的小車順着水溝走到橋邊去招呼。

當她的手拿到那車輪的時候，黃良的泥污已經沾滿到腰的部分。

推着三個輪子的車走進主人家的大門去，她的頭髮是掛下來的，在她蒼白的

臉上劃着條痕。

——這不就是這輪子嗎？掉了……是掉了的，滾下水溝去的……

她依着大門扇，哭了！

橋頭上沒有底的橋欄杆，在東邊好像看着她哭！

第二年的夏天，橋頭仍響着『黃良子，黃良子』的喊聲。尤其是在天還未明的時候，簡直和鷄啼一樣。

第三年，橋頭上『黃良子』的喊聲沒有了，像是同那顫抖的橋欄一同消滅下去。黃良子已經住到主人家裏。

在三月裏，新橋就開始建造起來。夏天，那橋上已經走着車馬和行人。

黃良子一看到那紅漆的橋欄，比所有她看到過的在夏天裏開着的紅花更新鮮。



『跑跑吧！你這孩子！』她每次看到她的孩子從橋東跑過來的時候，無論隔得多遠，不管聽見聽不見，不管她的聲音怎樣小，她却總要說的：

『跑跑吧！這樣寬大的橋啊！』

爹爹抱着他，也許牽着他，每天過橋好幾次。橋上面平坦和發着哄聲，若在上面蹣一下腳，橋會咚咚的響起來。

主人家，牆頭上的狗尾草又是肥壯的，牆根下面有的地方也長着同樣的狗尾草，牆根下也長着別樣的草：野罌粟和洋雀草，還有不知名的草。

黃良子拔着洋雀草做起哨子來，給瘦孩子一個，給胖孩子一個。他們兩個都到牆根的地方去拔草，拔得過量的多，她的膝蓋上盡是些草了。於是他們也拔着野罌粟。

『嗞嗞，嗞嗞！』在院子的榆樹下鬧着，笑着和響着哨子。

橋頭上孩子的哭聲，不復出現了。在媽媽的膝頭前，變成了歡笑和歌聲。

黃良子兩個孩子都覺得可愛，她的兩個膝頭前一邊站着一個，有時候，他們兩個裝着哭，就一邊膝頭上伏着一個。

黃良子把「橋」漸漸的遺忘了，雖然她有時走在橋上，但她不記起還是一條橋，和走在大道上一般平常，一點也沒有兩樣。

有一天，黃良子發現她的孩子的手上畫着兩條血痕。

『去吧！去跟爹爹回家睡一覺再來……』有時候，她也親手把他牽過橋去。以後，那孩子在她膝蓋前就不怎樣活潑了，並且常常哭，並且臉上也發現着傷痕。

『不許這樣打的呀！這是幹什麼……幹什麼？』在牆外，或是在道口，總之，在沒

有人的地方，黃良子才把小主人的木槍奪下來。小主人立刻倒在地上，哭和罵，有時候立刻就去打着黃良子，用玩物，或者用街

上的泥塊。

『媽！我也要那個……』

小主人吃着肉包子的樣子，一隻手上抓着一個，有油流出來了，小手上面發着光。並且那肉包子的香味，不管站得怎樣遠也像繞着小良子的鼻管似的：

『媽……我也要……要……』

『你要什麼？小良子不該要呀……羞不羞？饑嘴巴沒有臉皮了！』

當小主人吃着水菓的時候，那是歪着頭，很圓的黑眼睛，慢慢的轉着。

小良子看到別人吃，他拾了一片樹葉舐一舐，或者把樹枝放在舌頭上，用舌頭捲着，用舌尖吮着。

小主人吃杏的時候，很快的把杏核吐在地上，又另吃第二個。他圍裙的口袋裏邊，裝着滿滿地黃色的大杏。

『好孩子！給小良子一個……有多好呢……』黃良子伸手去摸他的口袋，那孩

子擺脫開，跑到很遠的地方把兩個杏子拋到地上。

『吞吧！小良子，小鬼頭……』黃良子的眼睛彎曲的看到小良子的身上。

小良子吃杏，把杏核使嘴和牙齒相撞着，撞得發響，並且他很久很久的吮着這杏核。後來他在地上拾起那胖孩子吐出來的杏核。

有一天，黃良子看到她的孩子把手插進一個泥窪子裏摸着。

媽媽第一次打他，那孩子倒下來，把兩隻手都插進泥坑去時，他喊着：

『媽！媽！媽！摸到的杏核丟了……』

黃良子常常送她的孩子過橋：

『黃良！黃良！……把孩子叫回去……黃良！不再叫他跑過橋來……』

也許是黃昏，也許是晌午，橋頭上黃良的名字開始送進人家去。兩年前人們聽慣了的「黃良子」這歌好像又復活了。

『黃良，黃良，把這小死鬼綁起來吧！他又跑過橋來啦……』

小良子把小主人的嘴唇打破的那天早晨，橋頭上鬧着黃良的全家。

黃良子喊着，小良子跑着叫着：

『爹爹呀……爹爹呀……呵……呵……』

到晚間，終於小良子的嘴也流着血了，在他原有的，小主人給他打破的傷痕上又流着血了。這次却是媽媽給打破的。

小主人給打破的傷口，是媽媽給揩乾的；給媽媽打破的傷口，爹爹也不去揩乾牠。

黃良子帶着東西，從橋西走回來了。

她家好像生了病一樣，靜下去了，噓了，幾乎門扇整日都沒有開動，屋頂上也好像不會冒烟。

這寂寞也波及到橋頭，橋頭附近的人家，在這個六月裏失去了他們的音樂。

『黃良，黃良，小良子……』這聲音再也聽不到了。

橋下面的水，靜靜的流着。

橋上和橋下再沒有黃良子的影子和聲音了。

黃良子重新被主人喚回去上工的時候，那是秋末，也許是初冬，總之，道路上的雨水已經開始結集着閃光的冰花。但水溝還沒有結冰，橋上的欄杆還是照樣的紅。她停在橋頭，橫在面前的水溝，伸到南面去的他沒有延展，伸到北面去的也不見得縮短。橋西，人家的房頂，照舊發着灰色。門樓，院牆。牆頭的萎黃狗尾草也和去年秋末一樣的在風裏搖動。

只有橋，她忽然感到高了！使她踏不上去似的。一種軟弱和怕懼貫穿着她。

——還是沒有這橋吧！若沒有這橋，小良子不就是跑不到橋西來了嗎？算是沒有擋他腿的啦！這橋，不都是這橋嗎？

她懷念起舊橋來，同時，她用怨恨過舊橋的情感再建設起舊橋來。

小良子一次也沒有踏過橋西去，爹爹在橋頭上張開兩隻胳膊笑着，哭着，小良子在橋邊一直被阻擋下來，他流着過量的鼻涕的時候，爹爹把他抱了起來，用手掌給暖一暖他凍得很涼的耳朵的輪邊。於是橋東的空場上有個很長的人影在踱着。也許是黃昏了，也許是孩子終於睡在他的肩上，這時候，這曲背的，長的影子不見了。橋東空場上完全空曠下來。

可是空場上的土丘透出了一片燈火，土丘裏面有時候也起着燃料的爆炸。

小良子吃晚飯的碗舉到嘴邊去，同時，橋頭上的夜色流來了！深色的天，好像廣大的籠子從橋頭掛到小良子的門前。

第二天小良子又是照樣向橋頭奔跑。

『找媽去……吃……饅頭……她有饅頭……媽有呵……媽有糖……』  
一面奔跑着，一面叫着……頭頂上留着的一堆毛髮，逆着風，吹得豎起來了。他看到爹爹的大手就跟在他的後面。

橋頭上喊着『媽』和哭聲……

這哭聲借着風聲，借着橋下水的共鳴，也送進遠處的人家去。

等這橋頭又安息下來的時候，那是從一年中落着最末的一次雨的那天起。

小良子從此去失了。

冬天，橋西和橋東都飄着雪，紅色的欄杆被雪花遮斷了。

橋上面走着行人和車馬，到橋東去的，到橋西去的。

那天，黃良子聽到她的孩子掉下水溝去，她趕忙奔到了水溝邊去。看到那被撈在溝沿上的孩子連呼吸也沒有的時候，她站起來，她從那些圍觀的人們的頭上面望到橋的方向去。

那顫抖的橋欄，那紅色的橋欄，在模糊中她似乎看到了兩道橋欄，

於是肺葉在胸的內面顫動和放大。這次，她真的哭了。



## 夏 夜

密密的濃黑的一帶長林，遠在天邊靜止着。夏夜藍色的天，藍色的夜。夏夜坐在茅檐邊，望着茅檐借宿麻雀的窠巢，隔着牆可以望見北山森靜的密林，林的那端，望不見彎月勾垂着。

於是蟲聲，各樣的穿着夜衣的幽靈般的生命的響叫。牆外小溪暢引着，水聲脆瑯瑯。菱姑在北窗下語着多時了！眼淚凝和着夜露已經多時了！她依着一株花枝，花枝的影子抹上牆去，那樣她儼若睡在荷葉上，立刻我取笑她：

『荷葉姑娘，怎麼啦？』

她過來似用手打我，咀裏似乎咒我，她依過的那花枝，立刻搖閃不定了，我想：我們兩個是同一不幸的人。

『爲什麼還不睡呢？有什麼說的儘在那兒咕咕叨叨，天不早啦，進來睡！』

祖母的頭探出竹簾外，又縮回去。在模糊的天光下，我看見她白色的睡衣，我疑她是一隻夜貓，在黑夜她也是到處巡行着。

菱姑二十七歲了，菱姑的青春尙關閉在懷中，近來她有些關閉不住了，她怎能不憂傷呢？怎能對於一切生興致呢？漸漸臉孔慘黃。

她一天天遠着我的祖母，有時間只是和我談話，和我在園中散步。

『小萍，你看那老太太，她總怕我們在一起說什麼，她總留心我們。』

『小萍，你在學校一定比我住在家得到的知識多些，怎麼你沒胆子嗎？我若是我，我早跑啦！我早不在家受他們的氣，就是到工廠去作工也可以吃飯。』

『前村李正的兩個兒子，聽說去當「胡子」，可不是爲錢，是去……！』

祖母宛如一隻貓頭鷹樣，突然發現在我們背後，並且響着她的喉嚨好像響着

貓頭鷹的翅膀似的。

「好啊！這東西在這議論呢！我說：『菱子你還有一點廉恥沒有？』她吐口涎在地面上。」小萍那丫頭入了什麼什麼黨啦，你也跟她學沒有老幼？沒有一點姑娘樣！盡和男學生在一塊。你知道她爸爸爲什麼不讓她上學，怕是再上學更要學壞，更沒法管教啦！」

我常常是這樣，我依靠牆根哭，這樣使她更會動氣，她的眼睛好像要從眼眶跑出來，馬上落到地面似的，把頭轉向我，銀簪子閃着光：『你真給咱家出了名了，怕是祖先上也找不出這丫頭。』

我聽見她從窗口爬進去的時候，她仍是說着我把臉去盡了。就是那夜，菱姑在枕上小聲說：

『今天不要說什麼了，怕是你奶奶聽着。』

菱姑是個鄉下姑娘，她有熱的情懷，聰明的素質，而沒有好的環境。

『同什麼人結婚好呢？』她常常問我。

「我什麼時候結婚呢？結婚以後怎樣生活？我希望我有職業，我一定到工廠去。」她說。

那夜我怎樣努力也不能睡着，我反復想過菱姑的話，可憐的菱姑她只知道在家庭裏是受壓迫，因為家中有腐敗的老太婆。然而她不能知道工廠裏更有齒輪，齒輪更會壓榨。

在一條長炕上，祖母睡在第一位，菱姑第二位，我在最末的一位。通宵翻轉着，我彷彿是睡在蒸籠裏，每夜要聽後窗外的蟲聲，和看這在山上的密林嘯聲透進竹籬來，也聽更多的在夜裏的一切聲息。今夜我被蒸籠蒸昏了！忘記着一切！

是天快要亮的時候，馬在前院響起鼻子來，狗睡醒了，在院中抖擻着毛，這時候正是砲手們和一些守夜更的人睡覺的時候。在夜裏就連叔叔們也戒備着，戒備着這鄉村多事的六八月，現在他們都去睡覺了！院中只剩下些狗，馬，雞，和鴨子們。

就是這天早晨，來了胡匪，了有人說是什麼，軍有人說是前村李正的兒子。

祖母到佛龕邊去叩頭，並且禱告。

『佛爺保佑……』

『我來保佑吧！』站在佛龕邊我說。

菱姑作難的把笑沉下去。

大門打開的時候，只知是官兵，不是胡匪，不是什麼什麼軍。

一九三六，三十一。

## 過夜

也許是快近天明了吧！我第一次醒來。街車稀疏的從遠處響起，一直到那聲音雷鳴一般地震撼着這房子，直到那聲音又遠遠的消滅下去，我都聽到的。但感到生疏和廣大，我就像睡在馬路上一樣，孤獨並且無所憑據。

睡在我旁邊的是我所不認識的人，那聲對於我簡直是厭惡和隔膜。我對她並不存着一點感激，也像憎惡我所憎惡的人一樣憎惡她。雖然在深夜裏她給我一個住處，雖然從馬路上把我招引到她的家裏。

那夜寒風逼着我非常嚴厲，眼淚差不多和哭着一般流下，用手套抹着，揩着，在我敲打姨母家的門的時候，手套幾乎是結了冰，在門扇上起着小小的黏結。我一面

敲打一面叫着：

「姨母！姨母……」

她家的人完全睡下了，狗在院子裏面叫了幾聲。我只好背轉來走去。脚在下面感到有針在刺着似的痛楚。我是怎樣的去羨慕那些臨街的我所經過的樓房，對着每個窗子我起着憤恨。那裏面一定是溫暖和快樂，並且那裏面一定設置着很好的眠床。一想到眠床，我就想到了我家鄉那邊的馬房，掛在馬房裏面不也很安逸嗎！至於我想到了狗睡覺的地方，那一定有茅草。坐在茅草上面可以使我的脚溫暖。

積雪在脚下面呼叫：「吱……吱……吱……」我的眼毛感到了糾絞，積雪隨着風在我的腿部掃打。當我經過那些平日認為可憐的下等妓館的門前時，我覺得她們也比我幸福。

我快走，慌張的走，我忘記了我的背脊怎樣的弓起，肩頭怎樣的聳高。

「小姐！坐車吧！」經過繁華一點的街道，洋車夫們向我說着。

都記不得了，那等在路旁的馬車的車夫們也許和我開着玩笑。

『喂……喂……凍得活像個他媽的……小雞樣……』

但我只看見馬的蹄子在石路上面蹂打。

我完全感到充血是我走上了我熟人的扶梯，我摸索，我尋找電燈，往往一件事情越接近着終點越容易着急和不能忍耐。升到最高級了，幾幾乎從頂上滑了下來。感到自己的力量完全用盡了！再多走半里路也好像是不可能，並且這種寒冷我再不能忍耐，並且腳凍得麻木了，她一出需要休息下來，無論如何牠需要一點暖氣，無論如何不應該再讓牠去接觸着霜雪。

去按電鈴，電鈴不響了，但是門扇欠了一個縫，用手一觸時，牠自己開了。一點聲音也沒有，大概人們都睡了。我停在內間的玻璃門外，我招呼那熟人的名字，終沒有回答！我還看到牆上那張沒有框子的畫片。分明房裏在開着電燈。再招呼了幾聲，仍是什麼也沒有……



「喔……」門扇用鐵絲絞了起來，街燈就閃耀在窗子的外面。我踏着過道裏搬了家餘留下來的碎紙的聲音，同時在空屋裏我聽到了自己蒼白的嘆息。

「漿汁還熱嗎？」在一排長街轉角的地方，那裏還張着賣漿汁的白色的布棚。我坐在小檯上，在集合着銅板……

等我第一次醒來時，只感到我的呼吸裏面充滿着魚的氣味。

「街上吃東西，那是不行的。您吃吃這魚看吧，這是黃花魚，用油炸的……」她的顏面和乾了的海藻一樣打着波縐。

「小金鈴子，你個小死鬼，你給我滾出來……快……」我跟着她的聲音才發見牆角蹲着個孩子。

「喝漿汁，要喝熱的，我也是愛喝漿汁……哼！不然，你就遇不到我了，那是老主顧，我差不多每夜要喝……偏偏金鈴子昨晚上不在家，不然的話，每晚都是金鈴子」

去買漿汁。」

「小死金鈴子，你失了魂啦！還等我孝敬你嗎？還不自己來裝飯！」

那孩子好像貓一樣來到桌子旁邊。

「還見過嗎？這丫頭十三歲啦，你看這頭髮吧！活像個多毛獸！」她在那孩子的頭上用筷子打了一下，於是又舉起她的酒盃來。她的兩隻袖口都一起往外脫着棉花。

晚飯她也是喝酒，一直喝到坐着就要睡去了的樣子。

我整天沒有吃東西，昏沉沉和軟弱，我的知覺似乎一半存在着，一半失掉了。在夜裏，我聽到了女孩的尖叫。

「怎麼，你叫什麼？」我問。

「不，媽呀！她惶恐的哭着。」

從打開着的房門，老婦人捧着雪球回來了。

『不，媽呀！』她赤着身子站到角落裏去。

她把雪塊完全打在孩子的身上。

『睡吧！我讓你知道我的厲害！』她一面說着，孩子的腿部就流着水的條紋。

我究竟不知道這是爲了什麼。

第二天，我要走的時候，她向我說：

『你有衣裳嗎？留給我一件……』

『你說的是什麼衣裳？』

『我要去進當舖，我實在沒有好當的了！』於是她翻着炕上的舊毯片和流着

棉花的被子。『金鈴子這丫頭還不中用……也無怪她，年紀還不到哩！五毛錢誰肯

要她呢？要長樣沒有長樣，要人才沒是人才！化錢看樣子嗎？前些年頭可行，比方我

年青的時候，我常跟着我的姨姐到班子裏去逛逛，一逛就能落幾個……多多少少

總能落幾個……現在不行了！正經的班子不許你進，土窯子是什麼油水也沒有，老

莊那懂得看樣子的，化錢讓他看樣子，他就幹了嗎？就是鳳凰也不行啊！落毛鷄就是不花錢誰又想看呢？她突然用手指在那孩子的頭上點了一下。『擺設，總得有個擺設的樣子，看這穿戴……吓吓！』她的嘴和眼睛一致的歪動了一下。『再過兩年我就好了，管她長得貓樣狗樣，可是她到底是中用了！』

她的顏面和一片乾了的海蜇一樣。我明白一點她所說的「中用」或「不中用」——

『套鞋可以吧？』我打量了我全身的衣裳，一件棉外衣，一件夾袍，一件單衫，一件短絨衣和絨褲，一雙皮鞋，一雙單襪。

『不用進當舖，把牠賣掉，三塊錢買的，五角錢總可以賣出』  
我彎下腰在地上尋找套鞋。

『那裏去了呢？』我開始劃着一根火柴，屋子裏黑暗下來，好像「夜」又要來臨了。

『老鼠會把牠拖走的嗎？不會的吧？』我好像在反覆着我的聲音。可是她，一點也不來幫助我，無所感覺的一樣。

我去扒着土炕，扒着碎甌片，碎棉花。但套鞋是不見了。

女孩坐在角落裏面咳嗽着，那老婦人簡直是暗啞了。

『我拿了你的鞋！你以為那是金鈴子幹的事……』借着她抽煙時劃着火柴的光亮，我看到她打着縐紋的鼻子的兩旁掛下兩條發亮的東西。

『昨天她把那套鞋就偷着賣了！她交給我錢的時候我才知道。半夜裏我為什麼打她？就是爲着這樁事。我告訴她偷，是到外面去偷。看見過嗎？回家來偷。我說我要用雪把她活埋……不中用的，男人不能看上她的，看那小毛辮子！活像個豬尾巴！』

她回轉身去扯着孩子的頭髮，好像她在扯着什麼沒有知覺的東西似的。

『老的老，小的小……你看我這年紀，不用說是不中用的啦！』

兩天沒有見到太陽，在這屋裏，我覺得狹窄和陰暗，好像和老鼠住在一起了。假

如走出去，外面又是「夜。」但一點也不怕懼，走出去了！

我把單衫從身上褪了下來。我說：

『去當，去賣，都是不值錢的。』

這次我是用夏季裏穿的通孔的鞋子去接觸着雪地。

一九三五，五月。

## 破落之街

天明了，白白的陽光空空的染了全室。

我們快穿衣服，摺好被子，平結他自己的鞋帶，我結我的鞋帶。他到外面去打臉水，等他回來的時候，我氣憤的坐在床沿。他手中的水盆被他忘記了，有水潑到地板。他問我，我氣憤着不語，把鞋子給他看。

鞋帶是斷成三段了，現在又斷了一段。他重新解開他的鞋子，我不知道他在做什麼，我看他向棹間尋了尋，他是找剪刀，可是沒買剪刀，他失望用手把鞋帶做成兩段。

一條鞋帶也要分成兩段，兩個人束着一條鞋帶。

他拾起桌上的銅板說：

『就是這些嗎？』

『不，我的衣袋還有哩！』

那僅是半角錢，他皺眉，他不願意拿這票子。終於下樓了，他說：

『我們吃什麼呢？』

用我的耳朵聽他的話，用我的眼睛看我的鞋，一隻是白鞋帶，另一隻是黃鞋帶。秋風是緊了，秋風的淒涼特別在破落之街道上。

蒼蠅滿集在飯館的牆壁，一切人忙着吃喝，不聞蒼蠅。

『伙計，我來一分錢的辣椒白菜。』

『我來二分錢的豆芽菜。』

別人又喊了，伙計滿頭是汗。

『我再來一斤餅。』

蒼蠅在那裏好像是啞靜了，我們同別的一些人一樣，不講衛生和體面，我覺得



女人必須不應該和一些下流人同棹吃飯，然而我是吃了。

走出飯館門時，我很痛苦，好像快要哭出來，可是我什麼人都不能抱怨。平他每次吃完飯都要問我：

『吃飽沒有？』

我說：『飽了！』其實仍有些不飽。

今天他讓我自己上樓：

『你進屋去吧！我到外面有點事情。』

好像他不是我的愛人似的，轉身下樓離我而去了。

在房間裏，陽光不落在牆壁上，那是灰色的四面牆，好像匣子，好像籠子，牆壁在逼着我，使我的思想沒有用，使我的力量不能與人接觸，不能用於世。

我不願意我的腦漿翻絞，又睡下，拉我的被子，在床上輾轉，彷彿是個病人一樣，我的肚子叫響，太陽西沉下去，平沒有回來。我只吃過一盃玉米粥，那還是清早。

他回來，只是自己回來，不帶饅頭或是別的充飢的東西回來。

肚子越響了，怕給他聽着這肚子的呼喚，我把肚子翻向床，壓住這呼喚。

「你肚疼嗎？」

我說不是，他又問我：

「你有病嗎？」

我仍說不是。

「天快黑了，那麼我們去吃飯吧！」

他是借到錢了嗎？

「五角錢哩！」

泥濘的街道，沿路的屋頂和蜂巢樣密擠着，平房屋頂，又生出一層平屋來。那是用板釘成的，看起來是樓房，也閉着窗子，歇着門。可是生在樓房裏的不像人，是些豬羣，是污濁的羣。我們往來都看見這樣的景緻。現在街道是泥濘了，肚子是叫喚了一

心要奔到蒼蠅堆裏，要吃饅頭，棹子的對邊那個老頭，他囉叨起來了，大概他是個油匠，鬍子染着白色，不管衣襟或是袖口，都有斑點花色的顏料，他用有顏料的手吃東西，並沒有發見他是不講衛生，因為我們是一道生活。

他嚷了起來，他看一看沒有人理他，他升上木橈，好像老旗杆樣，人們舉目看他，終歸他不是造反的領袖，那是私事，他的粥盪裏面睡着個蒼蠅。

大家都笑了，笑他一定在發神經病。

『我是老頭子了，你們拿蒼蠅喂我！』他一面說，有點傷心。

一直到掌櫃的呼喚伙計再給他換一盪粥來，他才從木橈降落下來，但他窸窣着，他的頭搖拽着。

這破落之街我們一年沒有到過了，我們的生活技術比他們高，和他們不同，我們是從水泥中向外爬。可是他們永遠留在那裏，那裏淹沒着他們的一生，也淹沒着他們的子子孫孫，但是這要淹沒到什麼時代呢？

我們也是一條狗，和別的狗一樣沒有心肝。我們從水泥中自己向外爬，忘記別人，忘記別人。

一九三三，十二，二七。

## 訪 問

這是寒帶的俄羅斯式的家屋：房身的一半是埋在地下，從外面看去，窗子幾乎與地平線接近着。門廳是突出來的，和一個方形的亭子似的與房子接連着，門廳的外部，用毛草和麻布給牠穿起了衣裳，就這樣，門扇的邊沿仍是掛着白色的霜雪。

只要你一踏進這家屋去，你立刻就會相信這是夏季，或者在你的感覺裏面會出現一個比夏季更舒適的另外的一個季節，人在這家屋裏邊，只穿着單的衣裳，也還打開着領口，陽光在沙發上跳躍着，大火爐上，水壺的蓋子爲了水的滾煮的原故，克答克答的在響，窗台的花盆裏生着綠色的毛絨草。總之，使人立刻就會放棄了對於冬季的怨恨和怕懼。

我來過這房屋三次，第一次我是來訪我的朋友，可以說每次我都是來訪我的

朋友在最末這一次我的來訪是黃昏時候，在冬季的黃昏裏，所有的房屋都呈現着灰白色，好像是出了林子的白兔，爲了疲倦到處躺以下來。

我察看了一下房號，在被遺留下來的太陽的微光裏面那完全是模糊的，藍色的牌子上面，並分辨不出寫着什麼字數。我察看着那突出來的門廳，然而每家的門廳都是一律。我雖然來過這房子兩次，但那都是日裏。我開始留心着窗口，我的朋友的窗口是擺着一盆淺綠色的毛絨草，於是我穿着這灰色天空下模糊的家屋而徘徊……

「唔！」門廳旁邊嵌着的那塊小玻璃，在我的記憶上愧了一下。我記得別的門廳是沒有這塊玻璃的。

我既認出了這個門廳，然而窗子裏並沒有燈光，我已經感到超過半數以上的失望！

「也許是睡覺了吧？可是這麼早？」我打過門以後，並沒有立刻走出人來，連回

聲也沒有，只是狗在門裏邊叫着。

「可多可多？」我聽出來這是女房東的聲音，誰誰？自然她說的是俄語。

「請請進來等一等……你的朋友，五點鐘就回來的。」

方塊糖，咖啡，還有她親手製做的點心。她都拿出來陪着我吃。方塊糖是從一個紙盒裏面取出來的，她把手伸到紙盒的底邊，一塊一塊攪了出來。

「唔，這是不很多，但是，吃……吃！」

起初她還時時去看那掛在牆上的手錶。

「姑娘，請等一刻，五點鐘，你的朋友是回來的，最多也不過六點鐘……」

漸漸地把我看成完全是來訪她的。她開始讀一段書給我聽，讀得很長，並且使我完全不懂。

「明白了嗎？姑娘……」

「不，不十分明白。」

「呵哈！」她搖一下那翠藍色的大耳環，留戀和羨慕使她灰色的嘴唇不能夠平順的播送着每個字的尾音。

「明白嗎？姑娘，多麼出色的故事多麼……我見過真的這樣的戀愛，真的，我也  
有過這樣的戀愛。明白一點嗎？還是全明白了？」

「不，我一點也不明白。」

但是她並不停下來給我解釋，那攤在她膝頭上的快要攤散的舊書，她用十個手指在把持着牠。

「唔！吃茶吧！」大概她已經讀到了段落。把書放在桌子上，用一塊糖在分着書頁的界綫。

「咖啡，我是只預備這一點點，我來到中國，就從來沒多預備過……可是我會  
綉花邊了，從前我是連知道也不知道，現在我綉得很好了。你願意看一看嗎？我有各  
種各樣的花邊……俄羅斯的花邊和俄羅斯的跳舞一樣漂亮……有名的，是全世



界是知道的……」

我始終看成她是猶太人，她的頭髮雖然捲曲而是黑色，只有猶太人是這樣的頭髮；同時她的大耳環也和猶太人的耳環一樣，大而且沉重。

「不，姑娘，要看不要看呢？我想還是看一看的好……」她緊一緊那掛着穗子的披肩，想要站起來，但是椅背上像有什麼東西牽着她的披肩。

「這是什麼……這是……」那張椅子的靠背有許多彎彎曲曲的鐵絲爬行着，並且在她摘取着掛在鐵絲上的披肩時，那椅子吱吱的響起，好像要碎下來。

「姑娘，這花邊嗎！花邊，花邊……高貴的家庭需要花邊的地方很多，比方……被套，女睡衣，窗簾，考究一點的主婦連飯巾也是釘起花邊來的。多多的，用的地方多多的，趕快學一學吧！」

於是看到她的花邊，是一點也不出色，那上面已經染着灰塵，有的像是用水洗過，但是也沒有洗淨的樣子，彷彿是些生着斑點的樹葉連結了起來的。

「姑娘，學起來很快，你看我這盤機器，你會用機器吧！只要一個月，只要一個月……學費是三塊錢……」

狗在床上跳來跳去，床已經顯着顫動和發響。這狗時時會打斷我們的談話，牠從床上跳到桌子上，又從桌子跳到窗台上去。這房間一切傢具隔着過小的距離，床和窗子的距離中間擺着一張方桌——就是我們坐着喝茶的方桌——再就是大爐台，再就是腳下的痰盂。

「喝茶吧！這茶是不很好，我是到中國從來沒預備過好茶。那麼，吃餅乾……」她把那盛餅乾破了邊沿的盤子向我這邊推了推，於是她把眼睛幾乎是合起來問着我：「你不喜歡？你不喜歡吃這東西？」

我一邊看着她那善於表情的樣子，一邊伸手去取茶盃，於是我發見桌子上面只擺着一個盃子，我用眼滿屋裏尋找，但也沒有第二隻盃子。

我已經感到了疲倦，我想另一天再來訪我的朋友，我站起來時，小狗扯住了我

衣裳的襟角。

『看吧！姑娘，這狗最歡迎客人……再坐一坐，等一等，你的朋友大概就要回來的……我把火爐加一點木片……你看，我和狗一道生活着，也實在悶了，牠直是跳着使我愛牠，有時也使我厭煩牠，但是牠不會說話……雖然我發怒的時候牠怕我，但牠不知道我靈魂的顏色……』她打開了爐門，爐火在她的耳環上面擁抱，火光抖動着的熱力好像增強了她黑色的頭髮的纏曲。她的胳膊在動作的時候，那披肩的一個角部要從肩上下流了下來，小狗在縈捲她那金黃色披肩的穗頭。

她說那是「非洲狗」看起來簡直和袋鼠一樣，毛皮稀疏得和一條脫了鱗的魚相似，但在火光裏面，牠已像增強了美麗，牠活潑。牠豎起來的和耗子一般的耳朵也透着明。

爐門閉起來了，燈光增添了牠的強度。當她坐下來，把披肩整理好，又要談下去的時候，小狗在窗台上撕扯着窗帘的角落……

她說到「宮庭」，說到「尼古拉」，她說到一些華貴的事物上去的時節，她的兩臂都完全分張開，好像要在空中去環抱她所講的一切，並且椅子也唧唧吱吱的響了起來。

「我嗎！我此刻不算什麼生活了，俄羅斯，我敢相信，俄羅斯的奴僕也沒有像我這樣過活的……貴人完全破壞得一點也不存在了……貴人完全被他們趕到中國和別的國去了……好生活，那裏還有好生活？俄羅斯的偉大消滅了……」這時候她拾了一塊餅乾伏在手掌上，她眼睛黑色的睫毛很快的閃合了一下，嘴唇好像波浪似的開始蕩動：

「你見過嗎？這叫餅乾，這是什麼餅乾呢？狗也怕不想吃這東西……」

於是她把牠手掌上的小硬塊向着那袋鼠一樣的狗擲了過去，果然在玻璃窗上發出一聲相撞的響聲，狗的牙齒開始和餅乾接觸着好像開始和什麼骨類接觸着似的。

「姑娘你知道這不是俄羅斯的狗，俄羅斯沒有這樣下賤的狗。從前我是養過的，只吃肉和湯，其餘什麼也不吃，麵包也不吃……」

後來又談到咖啡，又談到跳舞……

她做着姿式，在顫抖的地板上她還打了幾個旋風……

「俄羅斯的跳舞和俄羅斯的花邊一樣有名，是全世界頂有名的……她坐了下來，好像剛剛她恢復了的青春又從她滑了去：『可是關於花邊，我要找幾個學生，爲的是生活，一點點的補助……你看，兩個房子，我住在廚房裏面，實在是小的可以……前幾年我就教人做花邊，可是慢慢少了下來……到現在簡直沒有人注意我……我來到中國十八年……不，十九年了，那年我是二十二歲。剛結過婚……可是現在教花邊了……是的……教花邊了……』」

窗子的上角，一顆星從帘子的縫際透了進來，她她把帘子舒展了一次，她說：

「這不是俄羅斯的星光，請不要照我……」她搖着頭，她的大耳環在她很細

的頸部蕩了幾下，於是她伸出去那青白的手把那顆星光遮掩了起來。

我走出這俄羅斯式的家屋的時候，那黑色的非洲狗向我叫了幾聲。

「姑娘！花邊……有什麼人要學花邊，請介紹一下……」

我想起了，我的朋友說過，她的房東是舊俄時代一個將軍的女兒。

於是我們說着再見。我向街道走去，她却關了門。隔着門，我聽她大聲喚着：

「格賓克！格賓克！」這大概是那非洲狗的名字。

一九三六，一，七日。

## 離 去

黎文近兩天盡是幻想着海洋；白色的潮呵！驚天的潮呵！拍上紅日去了！海船像隻大鳥似的行走在浪潮中；海震撼着，滾動着，自己渺小得被埋在海中似的！

黎文他似乎不能再想！他走在路中，他向朋友家走去，朋友家的窗子忽然閃過一個影子。

黎文開門了！黎文進來了！即是不進來，也知道是他來了！因為他每天開門是那種聲音，急速而響動。站到門欄，他的面色不如往日。他說話聲，更沉埋了。

——昨晚我來，你們不在家，我明天走。——

——決定了嗎？——

——決定。——

這在朋友的心中非常刺痛，連一元錢路費也不能幫助！他的朋友看一看自己的床，看一看自己的全身，連一件衣服爲着行路人也沒有。在地板上黎文拿起他行路用的小提包，他檢查着；灰色的襯衫，白色的襯衫，再翻一翻，再翻一翻，沒有什麼了！碎紙和本子在裏面。

一件棉外套，領子的皮毛張起着，裏面露着棉花，黎文他現在穿一件夾的，他說：

『我拿這件大氈，送回主人去。』

『爲什麼要送回去？他們是有衣服穿的，把牠當了去，或是賣，都好。』

『這太不值錢，連一元錢也賣不到。』

『那麼你送回家去好啦！』

『家嗎？我不回家。』



黎文的臉爲着突然的心跳，而充血，面轉白，他的眼睛像是要流淚樣，假若誰再多說一句話關於他的家。

昨天黎文回家取襯衣。在街口遇見了小弟弟。小弟弟一看見哥哥回來，就像報喜信似的叫喊着：『哥哥回來了！』每次回家，每次是這樣，小弟弟顫動着賣煙捲的托盤在胸前，先跑回家去。

媽媽在廚房裏問着：『事忙嗎？怎麼五六天不回家？』

因爲他近兩個月每天回家，媽媽欣喜着兒子找到了職業。黎文的職業被辭退已是一星期，媽媽仍是欣喜着。又問下去：

『你的事忙嗎？你的臉色都不很好，太累了吧！』

他願意快些，找到他的襯衫，他願快些離開這個家庭。

『你又是想要走嗎？這回可不許你走，你走到那，就跟你到那！』

他像個墮人，不回答什麼！後來媽媽一面縫着兒子的衣裳，一面把眼淚抹到袖

邊，她是偷偷抹着。

他哄騙着母親：『米快要吃完了吧！過幾天我能買回一袋子麵。是不是那夠吃多半個月呢？』

媽媽的悲哀像是孩子的悲哀似的，受着騙，岔過去了！

他這次離家是最後的一次離家，將來或者能夠再看見媽媽，或者不能夠。因為媽媽現在就夠衰老的了！就是不衰老，或者會被憂煩壓倒。

黎文的心就像被搖着的鈴心似的，要把持也不能把持住。任意的搖吧！瘋狂的搖吧！他就這樣別開家門，弟弟，媽媽並沒出來相送，媽媽知道兒子是常常回家的。

黎文他坐在朋友家中，他又幻想着海了！他走在馬路上，他彷彿自己的腳是踏在浪上。彷彿自己是一隻船浮在馬路上。街市一切的聲音，好像海的聲音。

他向前走着，他驚怕這海洋，同時他願意早些臨近這可驚怕的海洋。

## 索非亞的愁苦

僑居在哈爾濱的俄國人那樣多。從前他們罵着「窮黨，窮黨。」

連中國人開着的小酒店或是小食品店都怕窮黨進去。誰都知道窮黨喝了酒常常付不出錢來。

可是現在那罵着窮黨的，他們做了窮黨了；馬車夫，街上的浮浪人，叫化子，至於那大鬍子的老磨刀匠，至於那去過歐戰的獨腿人。那拉手風琴在乞討銅板的，人們叫他街頭音樂家的獨眼人。

索非亞的父親就是馬車夫。

索非亞是我的俄文教師。

她走路走得很漂亮，像跳舞一樣。可是她跳舞跳得怎樣呢？那我不知道，因為我

還不懂得跳舞。但是我看她轉着那樣圓的圈子，我喜歡她。

沒多久，熟識了之後，我們是常常跳舞的。

『再教我一個新步法！這個，你看我會了。』

桌上的錶一過十二點，我們就停止讀書。我站起來，走了一點姿式給她看。

『這樣可以嗎？左邊轉，右邊轉，都可以。』

『怎麼不可以！』她的中國話講得比我們初識的時候更好了。

爲着一種情感，我從不以爲她是一個「窮黨」，幾乎連那種觀念也沒有存在。她唱歌唱得也很好，她又教我唱歌。有一天，她的手指甲染得很紅的來了。還沒開始讀書，我就對她的手很感到趣味，因爲沒有看到她裝飾過。她從不塗過粉，嘴唇也是本來的顏色。

『嗯哼，好看的指甲啊！』我笑着。

『呵！裏的，不好的，皇克立西高。』可是他沒有笑，他一半說着俄國話。『捏克拉

西爲「是不美的難看的意思

我問她：『爲什麼難看呢？』

『讀書，讀書，十一點鐘了。』她沒有回答我。

後來我們再熟識的時候，不僅跳舞，唱歌，我們談着服裝，談着女人，西洋女人，東洋女人，俄國女人，中國女人。有一天我們正在講解着文法。窗子上有紅光閃了一下，我招呼着：

『快看漂亮哩！』房東的女兒穿着紅緞袍子走過去。

我想，她一定要稱讚一句，可是她沒有：

『白吃白喝的人們！』

這樣合乎文法完整的名詞，我不知道爲什麼她能說出來。當時我只是爲着這名詞的構造而驚奇。至於這名詞的意義好像以後才發現出來。

後來，過了很久，我們談着思想，我們成了好友了。

「白吃白喝的人們，是什麼意思呢？」我已經問過她幾次了，但仍常常問她。她的解說很有意思：

「豬一樣的，吃得很好，睡得很好。什麼也不做，什麼也不想……」

「那麼，白吃白喝的人們將來要做窮黨了吧？」

「是的，要做窮黨的。可是……」她連一絲笑紋也從臉上退走了。

不知多久，沒再提到「白吃白喝」這句話。我們又回轉到原來友情上的寸度：跳舞，唱歌，連女人也不再說到。我的跳舞步法也和友情一樣沒有增加，這樣一直繼續到「巴斯哈」節。

節前的幾天，索非亞的臉色比平日更慘白些，嘴唇白得幾乎和臉色一個樣，我也再不要她跳舞。

就是節前的一日，她說：

「明天過節，我不來，後天來。」

起來。

後天，她來的時候，她向我們說着她愁苦，這很意外。友情因為這個好像又增加

『昨天是什麼節呢？』

『「巴斯哈」節，為死人過的節。染紅的鷄子帶到墳上去，花圈帶到墳上去……』

『什麼人都過嗎？猶太人也過「巴斯哈」節嗎？』

『猶太人也過，窮黨也過，不是窮黨也過。』

到現在我想知道索非亞為什麼她也是窮黨，然而我不能問她。

『愁苦，我愁苦……媽媽又生病，要進醫院，可是又請不到免費證。』

『要進那個醫院？』

『專為俄國人設的醫院。』

『請免費證，還要很困難的手續嗎？』

『沒有什麼困難的，只要不是窮黨。』

有一天，我只吃着乾麵包。那天她來得很早，差不多九點半鐘她就來了。

『營養不好，人是瘦的，黑的工作得少，工作得不好。慢慢健康就沒有了。』

我說：『不是，只喜歡茶吃麵包，而不喜歡吃什麼菜。』

她笑了：『不是喜歡，我知道爲什麼。昨天我也是去做客，妹妹也是去做客。爸爸的馬車沒有賺到錢，爸爸的馬也是去做客。』

我笑她：『馬怎麼也會去做客呢？』

『會的，馬到牠的朋友家裏去，就和牠的朋友站在一道吃草。』

俄文讀得一年了！索非亞家的大牛生了小牛，牠也是向我說的，並且當我到她家裏去做客，若當老羊生了小羊的時候，我總是要吃羊奶的。並且在她家裏我還看到那還不很會走路的小羊。

『吉卜西人是窮黨嗎？怎麼中國人也叫他們窮黨呢？』這樣話，好像在友情最高的時候更不能問她。



「吉卜西人也會講俄國話的，我在街上聽到過。」

「會的，猶太人也多半會俄國話！」索非亞的眉毛動彈了一下。

「在街上拉手風琴的，一個眼睛的人，他也是俄國人嗎？」

「是俄國人。」

「他爲什麼不回國呢？」

「回國！那你說我們爲什麼不回國！」她的眉毛好像在黎明時候靜止着的樹

葉，一點也沒有搖擺。

「我不知道。」我實在是慌亂了一刻。

「那麼猶太人回什麼國呢？」

我說：「我不知道。」

春天柳條抽着芽子的時候，常常是陰雨的天氣，就在雨絲裏一種沉悶的鼓聲

來在窗外了。

「咚咚，咚咚！」

「猶太人，他就是父親的朋友，去年「巴斯哈」節他是在我們家裏過的。他世界大戰的時候去打過仗。」

「咚咚，咚咚，瓦夏！瓦夏！」

我一面聽着鼓聲，一面聽到喊着瓦夏，索非亞的解說在我感到力量和微弱。

「爲什麼他喊着瓦夏？」我問。

「瓦夏是他的伙伴，你也會認識他……是的，就是你說的中央大街上拉手風琴的人。」

那猶太人的鼓聲並不響了，但仍喊着瓦夏，那一雙肩頭一齊聳起又一齊落下，他的腿是一隻長腿一隻短腿。那隻短腿使人看了會並不相信是存在的，那是從腹部以下就完全失去了，和丟掉一隻腿的蛤蟆一樣奇形。

他經過我們的窗口，他笑笑。

「瓦裏走得快哪！追不上他了。」這是索非亞給我翻譯的。

等我們再開始講話，索非亞她走到屋角長青樹的旁邊：

「屋子太沒趣了，找不到靈魂，一點生命也感不到的活着啊！冬天屋子冷，這樹也黃了。」

我們的談話，一直繼續到天黑。

索非亞邊說着在落雪的一天，她跌了交，從前安得來夫將軍的兒子在路上罵他「窮黨」。

「……你說，那豬一樣的東西，我該罵他什麼呢？——罵誰窮黨！你爸爸的骨頭都被窮黨的煤油燒掉了——他立刻躲開我，他甚麼話也沒有再回答。窮黨，吉卜西人也是窮黨，猶太人也是窮黨。現在真真的窮黨還不是這些人，那些沙皇的子孫們，那些流氓們才是真真的窮黨。」

索非亞的情感約束着我，我忘記了已經是應該告別的時候。

「去年的巴斯哈節，爸爸喝多了酒，他傷心……他給我們跳着舞，唱高加索歌！我想他唱的一定不是什麼歌曲，那是他想他家鄉的心的嚎叫，他的聲音大得厲害哩！我的妹妹米娜問他：「爸爸唱的是那裏的歌？」他接着就唱起「家鄉」——「家鄉」來了，他唱着許多家鄉。可是我和米娜一點也不知道「家鄉」，我們生在中國地方，高加索，我們對他一點什麼也不知道。媽媽也許是傷心的，她哭了！猶太人也哭了！——拉手風琴的人，他哭的時候把吉卜西女孩抱了起來。也許他們都想着「家鄉」。可是吉卜西女孩不哭，我也不哭。米娜還笑着，她舉起酒瓶來跟着父親跳高加索舞，她一面說：「這就是火把！」爸爸說：「對的——他還是說高加索舞是有火把的。米娜一定是從電影上看到過火把。」……爸爸舉着三絃琴。」

「爸爸坐下來，手風琴還沒立刻停住。「你很高興嗎？高加索舞很好看嗎？米娜，你還沒有看到過真正的高加索舞，你不是高加索的孩子！」爸爸問着她。」

索非亞忽然變了一種聲音：

「不知道吧爲什麼我們做窮黨因爲是高加索人。哈爾濱的高加索人還不多，可是沒有生活好的。從前是窮黨，現在還是窮黨。爸爸在高加索的時候種田，來到中國也是種田。現在他趕馬車，他是一九一二年和媽媽跑到中國來。爸爸總是說：「那裏也是一樣，幹活計就吃飯。」這話到現在他是不說的了……」

她父親的馬車回來了，院子裏瑯瑯的響着鈴子。

我再去看她，那是半年以後的事。臨告別的時候索非亞才從床上走下地板來。「病好了我是回國的。工作，我不怕，人是要工作的。傳說那邊工作很厲害。母親說，還是不要回去吧！可是人們沒有想想，人們以爲這邊比那邊待他還好！」

走到門外她還說：

「『回國證』怕是難一點，不要緊，沒有回國證我也是要回去的。」

她走路的樣子再不像跳舞了，遲緩與艱難。

過了一個星期，我又去看她，我是帶着糖果。

「索非亞是進了病院的。」她的母親說。

「病院在什麼地方？」

她的母親說的完全是俄語，那些俄文的街名無論怎樣是我所不懂的。

「可以嗎？我去看看她？」

「可以，星期日可以，平常不可以。」

「醫生說她是什麼病？」

「肺病，很輕的肺病，沒有什麼要緊。回國證她是得不到的，窮黨回國是難的。」

我把糖果放下就走了。這次送我出來的不是索非亞，而是她的母親。

## 蹲在洋車上

看到了鄉巴老坐洋車忽然想起一個童年的故事。

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祖母常常進街。我們並不住在城外，只是離市鎮較偏的地方罷了！有一天，祖母她又要進街，她命令我：

『叫你媽媽把斗風給我拿來！』

那時因為我過於嬌慣，把舌頭故意縮短一些，叫斗蓬作斗風，所以祖母學着我，把風字拖得很長。

她知道我最愛惜皮球，每次進街的時候，她問我：

『你要些什麼呢？』

『我要皮球。』

『你要多大的呢？』

『我要這樣大的。』

我趕快把手臂拱向兩面，好像張着的鷹的翅膀。大家都笑了。祖父輕動着嘴唇，好像要罵我一些什麼話，因我的小小的姿式感動了他。

祖母的斗風消失在高烟肉的背后。

等她回來的時候，什麼皮球也沒帶給我，可是我也不追問一聲：

『我的皮球呢？』

因為每次她也不帶給我；下次祖母再上街的時候，我仍說是要皮球，我是說慣了！我是熟練而慣於作那種姿式。

祖母上街儘是坐馬車回來。今天却不是，她睡在彷彿是小槽子裏，大概是槽子裝置了兩個大車輪。非常輕快，雁似的從大門口飛來，一直到房門。在前面挽着的那個人，把祖母停下，我站在玻璃窗裏，小小的心靈上，有無限的奇祕衝擊着。我以為祖



母不會從那裏頭走出來，我想祖母爲什麼要被裝進糟子裏呢？我漸漸驚怕起來，我完全成個呆氣的孩子，把頭蓋頂住玻璃，想盡方法理解我所不能理解的那個從來沒有見過的糟子。

很快我領會了！看見祖母從口袋裏拿錢給那個人，並且祖母非常興會，她說叫着，斗風幾乎從她的肩上脫溜下去！

『呵！今天我坐的是東洋驢子回來的，那是過於安穩呀！還是頭一次呢？我坐過安穩的車子！』

祖父在街上也看見過人們所呼叫的東洋驢子，媽媽也沒有奇怪。只是我，仍舊頭皮頂撞在玻璃鏡那兒。我眼看那個驢子從大門口飄飄的不見了！我的心魂被引了去。

等我離開窗子，祖母的斗風已是脫在坑的中央，她嘴裏叨叨的講着她街上所見的新聞，可是我沒有留心聽，就是給我吃什麼糖果之類，我也不會留心吃，只是那

樣的車子太吸引我了！太捉住我小小的心靈了！

夜晚在燈光裏，我們的隣居，劉三奶奶搖閃着走來，我知道又是找祖母來談天的。所以我穩當的佔了一個位置在桌邊。於是我咬起嘴唇來，彷彿大人樣能了解一切話語。祖母又講關於街上所見的新聞，我用心聽，我十分費力！

『……那是可笑，真好笑呢！一切人站下瞧，可是那個鄉下老還不知道笑自己。拉車的回頭才知道鄉巴老是蹲在車子的前面，放腳的地方，拉車的問：

『你爲什麼蹲在這地方？』

他說怕拉車的過於吃力，蹲着不是比坐着強嗎？比坐在那裏不是輕嗎？所以沒敢坐下。……

、隣居的三奶奶，笑得幾個殘齒完全擺在外面。我也笑了！祖母還說，她感到這個鄉巴老難以形容，她的態度，她用所有的一切字眼，都是引人發笑。

『後來那個鄉巴老，你說怎麼樣！他從車上跳下來，拉車的問他爲什麼跳？他說

「若是蹲着嗎！那還行，坐着！我實在沒有那樣的錢。」拉車的說：「坐着我不多要錢」那個鄉巴老倒底不信這話，從車上搬下他的零碎東西，走了。他走了！」

我聽得懂，我覺得費力，我問祖母：

——你說的，那是什麼驢子——

她不懂我的半句話，拍了我的頭一下，當時我真是不能記住那樣繁複的名詞。過了幾天祖母又上街，又是坐驢子回來的，我的心裏漸漸羨慕那驢子，也想要坐驢子。

過了兩年六歲了！我的聰明，也許是我的年歲吧！支持着使我愈見討厭我那個皮球，那真是太小，而又太舊了！我不能喜歡黑臉皮球，我愛上隣家孩子手裏那個大的，買皮球，好像我的志願，一天比一天堅決起來。

向祖母說：她答：『過幾天買吧！你先玩這個吧！』

又向祖父請求他答：『這個還不是很好嗎？不是沒有出氣嗎？』

我得知他們的意思是說舊皮球還沒有破，不能買新的。於是把皮球在腳下用力搗毀牠，任是怎樣搗毀，皮球仍是很圓，很鼓，後來到祖父面前讓他替我踏破，祖父變了臉色，像是要打我，我跑開了！

從此我每天表示不滿意的樣子。

終於一天清朗的夏日，戴起小草帽來，自己出街去買皮球了！朝向母親曾領我到過的那家舖子走去，離家不遠的時候，我的心志非常光明，能夠分辨方向，我知道自己是向北走，過了一會，不然了！太陽我也找不着了！一些些的招牌，依我看來都是一個樣，街上的行人好像每個要撞倒我似的，就連馬車也好像是旋轉着走。我不曉得自己走了多遠，但我實在疲勞。不能再尋找那家商店；我急切的想回家，可是家也被尋覓不到。我是從那一條路來的？究竟家是在什麼方向？

我忘記一切危險，在街心停住，我沒有哭，把頭向天，願看見太陽。因為平常爸爸不是拿着指南針看看太陽就知道或南或北嗎？我既然看了！只見太陽在街路中央，

別的什麼都不能知道，我無心留意街道，跌倒了在陰溝板上面。

『小孩！小心點！』

身邊馬車夫驅着車子過去，我想問他我的家在什麼地方，他走過了！我昏沉極了！忙問一個路旁的人。

『你知道我的家嗎？』

他好像知道我是被丟的孩子，或許那時候我的臉上，有什麼急慌的神色，那人跑向路的那邊去。把車子拉過來，我知道他是洋車夫，他和我開玩笑一般。

『走吧！坐車回家吧！』

我坐上了車，他問我，總是玩笑一般地：

『小姑娘！家在那裏呀？』

我說：『我們離南河沿不遠，我也不知道那面是南，反正我們南邊有河。』  
走了一會，我的心漸漸平穩，好像被動盪的一盆水，漸漸靜止下來，可是不多一

會，我忽然憂愁了！抱怨自己皮球仍是沒有買成！從皮球連想到祖母騙我給買皮球的故事，很快又聯想到祖母講的關於鄉巴老坐東洋驢子的故事。於是我想試一試，怎樣可以像個鄉巴老。該怎樣蹲法呢？輕輕的從坐位滑下來，當我還沒有蹲穩當的時節。拉車的回過頭來：

『你要做什麼呀！』

我說：『我要蹲一蹲試試，你答應我蹲嗎？』

他看我已假在車前放腳的那個地方，於是他向我深深的做了一個鬼臉，嘴裏哼着：

『倒好哩！你這樣孩子，很會淘氣！』

車子跑得不很快，我忘記街上有沒有人笑我。車跑到紅色的大門樓，我知道到家了！我應該起來呀！應該下車呀！目的想給祖母一個意外的發笑，等車拉到院心，我仍蹲在那裏，像耍猴人的猴樣，一動不動。祖母笑着跑出來了！祖父也是笑！我怕他

們不曉得我的意義，我用尖音喊：

——看我鄉巴老蹲東洋驢子！鄉巴老蹲東洋驢子呀！——

只有媽媽大聲罵着我，忽然我怕她要打我，我是偷着上街。

洋車忽然放停，從上面我倒滾下來，不記得被跌傷沒有？祖父猛力打了拉車的，說他欺侮小孩，說他不讓小孩坐車讓蹲在那裏。沒有給他錢，從院子把他拱出去。

所以後來，無論祖父對我怎樣疼愛，心裏總是生着隔膜，我不同意他打洋車夫，我問：

『你爲什麼打他呢？那是我自己願意蹲着。』

祖父把眼睛斜視一下：『有錢的孩子是不受什麼氣的。』

現在我是念多歲了！我的祖父死去多年了！在這樣的年代中我沒發見一個有錢的人蹲在洋車上，他有錢他不怕車夫吃力，他自己沒拉過車，自己所嚐到的，只是被拉着舒服滋味。假若偶而有錢家的小孩要蹲在車箱中玩一玩，那麼孩子的祖父

出來，拉洋車的便要被打。

可是我呢？現在變成個沒有錢的孩子了！

一九三四，三十六。



## 初冬

初冬，我走在清涼的街道上遇見了我的弟弟。

『瑩姐，你走到那裏去？』

『隨便走走吧！』

『我們去吃一盃咖啡，好不好？瑩姐。』

咖啡店的窗子在帘幕下掛在蒼白的霜層，我把領口脫着毛的外衣搭在衣架上。

我們開始攪着孟子玲瓏的響了。

『天冷了吧！並且也太孤寂了，你還是回家的好。』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

我搖了頭，我說：

『你們學校的籃球隊近來怎麼樣還活躍嗎？你還是很熱心嗎？』

『我擲筐擲得更進步，可惜你總也沒到我們的球場上來了。你這樣不暢快是不行的。』

我仍攪着盃子，也許飄流久了的心情，就和離了岸的海水一般，若非遇到大風是不會翻起的，我開始弄着手帕。弟弟再向我說什麼我已不去聽清他，彷彿自己是沉墜在深遠的幻想的井裏。

我不記得怎樣咖啡被我吃乾了盃了。茶匙在攪着空的盃子時，弟弟說：

『再來一盃吧！』

女侍者帶着歡笑一般飛起的頭髮來到我們的桌邊。她又用很響亮的脚步搖搖的走了去。

也許是因爲清早或是天寒，再沒有人走進這咖啡店。在弟弟默默看着我的時

候，在我的思想凝靜得玻璃一般平的時候，壁間暖氣管小小嘶鳴的聲音都聽得到了。

「天冷了，還是回家好，心情這樣不暢快長久了是無益的。」

「怎麼！」

「太壞的心情與你有什麼好處呢？」

「爲什麼要說我的心情不好呢？」

我們又都攪着杯子，有外國人走進來，那響着嗓子的，嘴不住在說的女人，就坐在我們的近邊，她離得我越近，我越嗅到她滿衣的香氣，那使我感到她離得更遠，也感到全人類離得我更遼遠。也許她那安閑而幸福的態度與我一點連繫也沒有。

我們攪着杯子，杯子不能像起初攪得發響了，街車好像漸漸多了起來，因在窗子上的人影迅速而且煩多了。隔着窗子可以聽到啾啾的笑聲和暗啞的踏在行人

道上的鞋子的聲音。

『瑩姐，』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天冷了，再不能飄流下去，回家去吧！』等他說：『你的頭髮這樣長了，怎麼不到理髮店去一次呢？』我不知爲什麼被他這話所激動了。

也許要熄滅的燈火在我心中復燃起來，熱力和光明鼓蕩着我：

『那樣的傢我是不想回去的。』

『那麼飄流着，就這樣飄流着？』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他的盃子留在左手裏邊，另一隻手在桌面上手心向上翻張了開來，要在空間摸索着什麼似的。最後他是捉住他自己的領巾。我看着他抖動的嘴唇：

『瑩姐，我真耽心你這個女浪人！』他的牙齒好像更白了些，更大些，而且有力了，而且充滿熱情了。爲熱情而波動，他的嘴唇是那樣的退去了顏色。並且他的全人有些近乎狂人，然而安靜的，完全被熱情侵佔着的。

出了咖啡店，我們在結着薄碎的冰雪上面踏着腳。

初冬，朝晨的紅日撲着我們的頭髮，這樣的紅光使我感到欣快和寂寞。弟弟不住地在手下搖着帽子，垂頭聳起了又落下了；心臟也是高了又低了。

渺小的同情者和被同情者離開了市街。

停在一個荒敗的棗樹園的前面時，他突然把很厚的手伸給了我，這是在我們要告別了。

『我到學校去上課！』他脫開我的手向着和我相反的方向背轉過去。可是走了幾步又轉回來：

『盤姐，我看你還是回家的好！』

『那樣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不願意受和我站在兩極端父親的餵養……』

『那麼你要錢用麼？』

『不要的。』

「那麼你就這個樣子嗎？你瘦了！你快要生病了！你的衣服也太薄啊！」弟弟的眼睛是深黑色的，充滿着祈禱和願望。我們又握過手，分別方向走去。

太陽在我的臉面上閃閃耀耀，仍和未遇見弟弟以前一樣，我穿着街頭，我無目的的走。寒風，刺着喉頭，時時要發作小小的咳嗽。

弟弟留給我的是深黑色的眼睛，這在我散漫與孤獨的流蕩人的心板上，怎能不微溫了一個時刻？

一九三五年，初冬

### 三個無聊人

一個大胖胖，戴着圓眼鏡。另一個很高，肩頭很狹。第三個彈着小四絃琴，同時讀着李后主的詞：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讀到一句的末尾，琴絃沒有節調的，重復的響了一下，這樣就算他把詞句配上了音樂。

『噓！』胖子把被角揪了一下，接着唱道：『楊延輝，坐宮院……』他的嗓子像破了似的

第三個也在作聲：

『小品文和漫畫那里去了？』總是這人比其他兩個好，他願意讀雜誌和其他刊物。

『唉！無聊！』每次當他讀完一本的時候，他就用力向棹面摔去。晚間，狹肩頭人去讀「世界語」了，臨出門時他的眼光很足，向着他的兩個同伴說：

『你們這是幹什麼！沒有紀律，一天哭哭叫叫的。』

『唉！無聊！』當他回來的時候，眼睛也無光了。

照例是這樣，臨出門時是興奮的，回來時他就無聊了，和他的兩個同伴同樣沒有紀律。從學「世界語」起，這狹肩頭的人差不多每天念起「愛絲迫亂多」，後來他漸漸罵起「愛絲迫亂多」來，這可不知因為什麼？

他們住得很好，鐵絲顛條床，淡藍色的牆壁塗着金花，兩隻四十燭光燈泡，窗外有法國梧桐，樓下是外國菜館，並且鐵盒子里不斷的放着餅乾，還有罐頭魚。

『咳！真無聊！』高個狹肩頭的說。

於是胖同伴提議去到法國公園，園中有流汗的園丁；園門口有流汗的洋車夫，



巧得很，一個沒有手脚的乞丐，滾叫在去公園的道旁被他們遇見。

『老黑，你還沒起來嗎？真勾享福了。』狹肩頭的人從公園回來，要把他的第三個同伴拖下來：『真勾受的，你還在夢中……』

『不要鬧，不要鬧，我還睏呢！』

『起來吧！去看看那滾號在公園門前的人，你就不睏啦！』

那睡在床上的，沒有相信他的話，並沒起來。

狹肩頭的人，憤憤懣懣地，整整一個早晨，他沒說無聊，這是他看了一個無手無足的乞丐的結果。也許他看到這無手無足的東西就有聊了！

十二點鐘要去午餐，這憤懣的人沒有去。

『太浪費了，吃些麵包不能過嗎？』他去買麵包，自己坐在房中吃。

『買一盒沙門魚來伴着吃吧！』他又出去買沙門魚。

等晚上有朋友來，他就告訴他無錢的朋友：

『你們真是不會儉省，買麵包吃多麼好！』

他的朋友吃了兩天麵包，把胃口吃得很酸。

狹肩頭人，又無聊了，因為他好幾天沒有看到無手無足的人，或是什麼特別慘狀的人。

他常常到街上去走，只要看到賣桃的小孩在街上被巡捕打翻了筐子，他也勾有聊幾個鐘頭。慢慢他這個無聊的病非到街頭去治不可，後來這賣桃小孩一類的事竟治不了他。那麼就必須看報了，報紙上說：烟台煤礦又燒死多少人，或是壓死多少人。

『啊呀！真不得了，這真是慘日。』這樣大事能使他三兩天反復着說，他的無聊像一種病症似的，又被這大事治住個三兩天。他不無聊，很有聊的樣子讀小說，讀雜誌。

『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老黑無聊的時候就唱這調子，他不願

意看什麼慘事，他也不願意聽什麼偉大的話，他每天不用理智，就用感情來生活着，好像個真詩人似的。四絃琴在他的手下，不成曲調的喀拉拉喀拉拉……

『嗒拉，嗒拉，拉嗒嗒……』胖同伴的木鞋在地板上拍，手臂在飛着……

『你們這是在幹麼？』讀雜誌的人說。

『我們這是在無聊？』三個無聊人聽到這話都笑了。

胖同伴，有書也讀書，有理論也講理論，有琴也彈琴，有人彈琴他就唱。但這在他都是無聊的事情，對於他實實在在有趣的，是「先施公司」。

『那些女人真可憐，有的連血色都沒有了，可是還站在那里拉客……』他常常帶着錢去可憐那些女人。

『最非人生活的就是這些女人，可是沒有人知道更詳細些。』他這態度是個學者的態度。說着他就搭電車，帶着錢，熱誠的去到那些女人身上去研究「社會科學」去了。

剩下的兩個無聊！一個在看報，一個去到公園，拿着琴。去到公園的不知怎樣？最大限度也不過『四十年來家國，三千里地山河……』

但是在看報的却發足火來，無論怎樣看，報上也不過載着煤礦啦！或者是什麼大河大川暴漲淹死多少人。電車軋死小孩，受經濟壓迫投黃浦自殺一類的。

無聊，無聊！

人問慢慢治不了他這個病了。

可惜沒有比煤礦更慘的事。

六月十二日

## 手

在我們的同學中，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手：藍的，黑的，又好像紫的；從指甲一直變色到手腕以上。

她初來的幾天，我們叫她「怪物」。下課以後大家在地板上跑着也總是繞着她。關於她的手，但也沒有一個人去問過。

教師在點名，使我們越忍越忍不住了，非笑不可了：

「李潔」『到。』

「張楚芳」『到。』

「徐桂真」『到。』

迅速而有規律性的站起來一個，又坐下去一個。但每次一喊到王亞明的地方，

就要費一些時間了。

「王亞明，王亞明……叫你啦！」別的同學有時要催促她，於是她才站起來，把兩隻青手垂得很直，肩頭落下去，面向着棚頂說：

「到，到，到。」

不管同學們怎樣笑她，她一點也不感到慌亂，仍舊弄着椅子響，莊嚴的，似乎費掉了幾分鐘才坐下去。

有一天上英文課的時候，英文教師笑得把眼鏡脫下來在擦着眼睛：

「你下次不要再答『黑耳』了，就答『到』吧！」

全班的同學都在笑，把地板擦得很響。

第二天的英文課，又喊到王亞明時，我們又聽到了『黑耳——黑——耳。』

「你從前學過英文沒有？」英文教師把眼鏡移動了一下。

「不就是那英國話嗎？學是學過的，是個麻子臉先生教的……鉛筆叫『噴絲』」

兒，「銅筆叫「盆」可是沒學過「黑耳」。

『here 就是「這裏」的意思，你讀 here here！』

『喜兒！喜兒！她又讀起「喜兒」來了。這樣的怪讀法，全課堂都笑得顫慄起來。可是王亞明，她自己却安然的坐下去，青色的手開始翻轉着書頁。並且低聲讀起來：』

『華提……賊死……阿兒……』

數學課上，她讀起算題來也和讀文章一樣：

『 $2x + y = \dots\dots\dots x^2 = \dots\dots\dots$ 』

午餐的桌上，那青色的手已經抓到了饅頭，她還想着「地理」課本『墨西哥

產白銀……雲南……唔，雲南的大理石。』

夜裏她躲在廁所裏邊讀書，天將明的時候，她就坐在樓梯口。只要有一點光亮的地方，我常遇到過她。有一天落着大雪的早晨，窗外的樹枝掛着白絨似的穗頭，在

宿舍的那邊，長筒過道的盡頭，窗台上似乎有人睡在那裏了。

「誰呢？這地方多麼涼！」我的皮鞋拍打着地板，發出一種空洞洞的噓聲，因是星期日的早晨，整個學校出現在特有的安甯裏。一部份的同學在化着裝；一部份的同學還睡在眠床上。

還沒走到她的旁邊，我看到那攤在膝頭上的書頁被風翻動着。

「這是誰呢？禮拜日還這樣用功！」正要喚醒她，忽然看到那青色的手了。

「王亞明，嚶……醒醒吧……」我還沒有直接招呼過她的名字，感到生澀和直硬。

「喝喝……睡着啦！」她每逢說話總是開始鈍重的笑笑。

「華提……賊死，右……愛……」她還沒找到書上的字就讀起來。

「華提……賊死，這英國話，真難……不像咱們中國字什麼字旁，什麼字頭……這個委曲拐彎的，好像長虫爬在腦子裏，越爬越胡塗，越爬越記不住。英文先生也



說不難，不難，我看你們也不難。我的腦筋笨，鄉下人的腦筋沒有你們那樣靈活。我的父親還不如我，他說他年青的時候，就記他這個「王」字，記了半頓飯的工夫還沒記住。右……愛……右……阿兒……」說完一句話，在末尾不相干的她又讀起單字來。

風車嘩啦，嘩啦的響在壁上，通氣窗時時有小的雪片飛進來，在窗台上結着些水珠。

她的眼睛完全爬滿着紅絲條；貪婪，把持，和那青色的手一樣在爭取她那不能滿足的願望。

在角落裏，在只有一點燈光的地方我都看到過她，好像老鼠在嚼嚼什麼東西似的。

她的父親第一次來看她的時候，說她胖了：  
「媽的，吃胖了，這裏吃的比自家吃的好，是不是好好幹吧？幹下三年來，不成聖

人吧！也總算明白明白人情大道理。」在課堂上，一個星期之內人們都是學着王亞明的父親第二次，她的父親又來看她，她向她父親要一雙手套：

「就把我這付給你吧！好好念書，要一付手套還沒有嗎？等等，不用忙……」

要戴就先戴這付，開春啦！我又不常出什麼門，明子，上冬咱們再買，是不是？明子！在「接見室」的門口嚷嚷着，四周已經是圍滿着同學，於是他又喊着明子明子的又說了一些事情：

「三妹妹到二姨家去串門啦，去啦兩三天啦！小肥豬每天又多加兩把豆子，胖得那樣你沒看見，耳朵都掙掙起來了……姐姐又來家醃了兩罐子鹹葱……」

正講得他流汗的時候，女校長穿着人羣站到前面去：

「請到接見室裏面坐吧……」

「不用了，不用了，耽擱工夫，我也是不行的，我還就要去趕火車……趕回去，家裏一羣孩子，放不下心……」他把皮帽子放在手上，向校長點着頭，頭上冒着氣，他

就推開門出去了。好像校長把他趕走似的。可是他又轉回身來，把手套脫下來

『爹，你戴着吧，我戴手套本來是沒用的。』

他的父親也是青色的手，比王亞明的手更大更黑。

在閱報室裏，王亞明問我：

『你說是嗎？到接見室去坐下談話就要錢的嗎？』

『那裏要錢！要的什麼錢！』

『你小點聲說，叫她們聽見，她們又談笑話了。』她用手掌指點着我讀着的報紙：『我父親說的，他說接見室擺着茶壺和茶碗，若進去，怕是校役就給倒茶了，倒茶就要錢了。我說不要，他可是不信，他說連小商店進去喝一碗水也多少得賞點錢，何況學堂呢？你想學堂是多麼大的地方！』

校長已說過她幾次：

『你的手，就洗不淨了嗎？多加點肥皂！好好洗洗，用熱水燻一燻。早操的時候，在

操場上豎起來的幾百條手臂都是白的，就是你，特別呀！真特別。」女校長用她貧血的和化石一般透明的手指去觸動王亞明青色手，看那樣子，她好像是害怕，好像微微有點抑止着呼吸，就如同讓她去接觸黑色的已經死掉的鳥類似的：『是褪得很多了，手心可以看到皮膚了。比你來的時候強得多，那時候，那簡直是鐵手……你的功課趕得上了嗎？多用點功，以後，早操你就不用上，學校的牆很低，春天裏散步的外國人又多，他們常常停在牆外看的。等你的手褪掉顏色再上早操吧！』校長告訴她，停止了她的早操。

『我已經向父親要到了手套，戴起手套來不就看不見了嗎？』打開了書箱，取出他父親的手套來。

校長笑得發着咳嗽，那貧血的面孔立刻旋動着紅的顏色：『不必了！既然是不整齊，戴手套也是不整齊。』

假山上面的雪消融了去，校役把鈴子也打得似乎更響些，窗前的楊樹抽着芽，

操場好像冒着烟似的，被太陽蒸發着。上早操的時候，那指揮官的口笛振鳴得也遠了，和窗外樹叢中的人家起着回應。

我們在跑在跳，和羣鳥似的在噪雜。帶着糖質的空氣迷漫着我們，從樹梢上面吹下來的風混和着嫩芽的香味。被冬天枷鎖了的靈魂和被束掩的棉花一樣舒展開來。

正當早操剛收場的時候，忽然聽到樓窗口有人在招呼什麼，那聲音被空氣負載着向天空響去似的：

『好和暖的太陽！你們熱了吧？你們……』在抽芽的楊樹後面，那窗口站着王亞明。

等楊樹已經長了綠葉，滿院結成了蔭影的時候，王亞明却漸漸變成了乾縮，眼睛的邊緣發着綠色，耳朵也似乎薄了一些，至於她的肩頭一點也不再顯出蠻野和強壯。當她偶然出現在樹蔭下，那開始陷下的胸部使我立刻從她想到了生肺病的

人。

『我的功課，校長還說跟不上，倒也是跟不上，到年底若再跟不上，喝喝！真會留級的嗎？』她講話雖然仍和從前一樣『喝喝』的，但她的手却開始畏縮起來，左手背在背後，右手在衣襟下面突出個小丘。

我們從來沒有看到她哭過，大風在窗外倒拔着楊樹的那天，她背向着教室，也背向着我們，對着窗外的大風哭了。那是那些參觀的人走了以後的事情，她用那已經開始在褪着色的青手捧着眼淚。

『還哭！還哭什麼！來了參觀的人，還不躲開。你自己看看，誰像你這樣特別！兩隻藍手還不說，你看看，你這件上衣，快變成灰的了！別人都是藍上衣，那有你這樣特別，太舊的衣裳，顏色是不整齊的……不能因為你一個人而破壞了制服的規律性……』她一面嘴唇與嘴唇切合着，一面用她慘白的手指去撕着王亞明的領口：『我是叫你下樓，等參觀的走了再上來，誰叫你就站在過道呢？在過道，你想想：他們看不

到你嗎？你倒戴起了這樣大的一付手套……」

說到「手套」的地方，校長的黑色漆皮鞋，那亮晶晶的鞋尖去踢了一下已經落到地板上的的一隻：

「你覺得你戴上了手套站在這地方就十分好了嗎？這叫什麼玩藝？」她又把手套上踏了一下，她看到那和馬車夫一樣肥大的手套，抑止不住的笑出聲來了。

王亞明哭了這一次，好像風聲都停止了，她還沒有停止。

暑假以後，她又來了。夏末簡直和秋天一樣涼爽，黃昏以前的太陽染在馬路上使那些舖路的石塊都變成了朱紅色。我們集着羣在校門裏的山丁樹下吃着山丁。就是這時候，王亞明坐着的馬車從「喇嘛台」那邊嘩啦，嘩啦的跑來了。只要馬車一停下，那就全然寂靜下去，他的父親搬着行李，她抱着面盆和一些零碎。走上台階來了，我們並不立刻為她閃開，有的說着：『來啦！』『你來啦！』有的完全向她張着嘴。

等她父親腰帶上掛着的白毛巾一抖動一抖的走上了台階，就有人在說：

『怎麼！在家住了一個暑假，她的手又黑了？那不是和鐵一樣了嗎？』

秋季以後，宿舍搬家的那天，我才真正注意到這鐵手：我似乎已經睡着了，但能聽到隔壁在吵叫着：

『我不要她，我不和她並床……』

『我也不和她並床。』

我再細聽了一些時候，就什麼也聽不清了，只聽到嗡嗡的笑聲和絞成一團的吵嚷。夜裏我偶然起來到過道去喝了一次水。長椅上睡着一個人，立刻就被我認出來，那是王亞明。兩隻黑手遮着臉孔，被子一半脫落在地板上，一半掛在她的腳上。我想她一定又是借着過道的燈光在夜裏讀書，可是她的旁邊也沒有什麼書本，並且她的包袱和一些零碎就在地板上圍繞着她。

第二天的夜晚，校長走在王亞明的前面，一面走一面響着鼻子，她穿着床位，她



用她的細手推動那一些連成排的舖平的白床單：

『這裏，這裏的一排七張床，只睡八個人，六張床還睡九個呢！』她翻着那被子，把牠排開一點，讓王亞明把被子就夾在這地方。

王亞明的被子展開了，爲着高興的緣故，她還一邊舖着床舖，一邊嘴裏似乎打着哨子，我還從沒聽到過這個，在女學校裏邊，沒有人用嘴打過哨子。

她已經舖好了，她坐在床上張着嘴，把下顎微微向前抬起一點，像是安然和舒暢在鎮壓着她似的。校長已經下樓了，或者已經離開了宿舍，回家去了。但，舍監這老太太，鞋子在地板上擦擦着，頭髮完全失掉了光澤，她跑來跑去：

『我說，這也不行……不講衛生，身上生着虫類，什麼人還不想躲開她呢？』她又向角落裏走了幾步，我看到她的白眼球好像對着我似的：『看這被子吧！你們去嗅一嗅！隔着二尺遠都有氣味了……挨着她睡覺，滑稽不滑稽！知道……虫類不會爬了滿身嗎？去看看，那綿花都黑得什麼樣子啦！』

舍監常常講她自己的事情，她的丈夫在日本留學的時候，她也在日本，也算是留學。同學們問她：

『學的什麼呢？』

『不用專學什麼！在日本說日本話，看看日本風俗，這不也是留學嗎？』她說話總離不了『不衛生，滑稽不滑稽……醜髒』。她叫蝨子特別要叫虫類。

『人醜髒手也醜髒。』她的肩頭很寬，說着醜髒她把肩頭故意抬高了一下，好像寒風忽然吹到她似的，她跑出去了。

『這樣的學生，我看校長可真是……可真是多餘要……』打過息燈鈴之後，舍監還在過道裏和別的一些同學在講說着。

第三天夜晚，王亞明又提着包袱，捲着行李，前面又是走着白臉的校長。

『我們不要，我們的人數夠啦！』

校長的指甲還沒接觸到她們的被邊時，她們就嚷了起來，並且換了一排床鋪。

也是嚷了起來：

『我們的人數也夠啦！還多了呢！六張床，九個人，還能再加了嗎？』

『一二三四……』校長開始計算：『不夠，還可以再加一個，四張床，應該六個人，你們只有五個……來！王亞明！』

『不，那是留給我妹妹的，她明天就來……』那個同學跑過去，把被子用手按住。

最後，校長把她帶到別的宿舍去了。

『她有虱子，我不挨着她……』

『我也不挨着她……』

『王亞明的被子沒有被裏，棉花貼着身子睡，不信，校長看看！』

後來她們就開着玩笑，至於說出害怕王亞明的黑手而不敢接近她。

以後，這黑手人就睡在過道的長椅上。我起得早的時候，就遇到她在捲着行李，

並且提着行李下樓去，我有時也在地下「儲藏室」遇到她，那當然是夜晚，所以她和我談話的時候，我都是看看牆上的影子，她搔着頭髮的手，那影子印在牆上也和頭髮一樣顏色。

『慣了，椅子也一樣睡，就是地板也一樣，睡覺的地方，就是睡覺，管什麼好歹！念書是要緊的……我的英文，不知在考試的時候，馬先生能給我多少分數？不夠六十分，年底要留級的嗎？』

『不要緊，一門不能夠留級。』我說。

『爹爹可是說啦！三年畢業，再多半年，他也不能供給我學費……這英國話，我的舌頭可真轉不過彎來。喝喝……』

全宿舍的人都在厭煩她，雖然她是住在過道裏。因為她夜裏總是咳嗽着……同時在宿舍裏邊她開始用顏料染着襪子和上衣。

『衣裳舊了，染染差不多和新的一樣。比方夏季制服，染成灰色就可以當秋季

制服穿……比方買白襪子，把牠染成黑色，這都可以……」

「爲什麼你不買黑襪子呢？」我問她。

「黑襪子，他們是用機器染的，攀太多……不結實，一穿就破的……還是咱們自己家染的好……一雙襪子好幾毛錢……破了就破了還得了嗎？」

禮拜六的晚上，同學們用小鐵鍋煮着鷄子。每個禮拜六差不多總是這樣，她們要動手燒一點東西來吃。從小鐵鍋煮好的鷄子，我也看到的，是黑的，我以爲那是中了毒。那端着鷄子的同學，幾乎把眼鏡咆哮得掉落下來：

「誰幹的好事！誰這是誰？」

王亞明把面孔向着她們來到了廚房，她擁擠着別人，嘴裏喝喝的：

「是我，我不知道這鍋還有人用，我用他煮了兩雙襪子……喝喝……我去……」

「你去幹什麼你去……」

『我去洗洗牠！』

『染臭襪子的鍋還能煮鷄子吃！還要牠？』鐵鍋就當着衆人在地板上光郎郎的跳着，人咆哮着，戴眼鏡的同學把黑色的鷄子好像拋着石頭似的用力拋在地上。

人們都散開的時候，王亞明一邊拾着地板上的鷄子，一邊在自己說着話：

『喲！染了兩雙新襪子，鐵鍋就不要了！新襪子怎麼會臭呢？』

冬天，落雪的夜裏，從學校出發到宿舍去，所經過的小街完全被雪片佔據了。我們向前衝着，捕着，若遇到大風，我們就風雪中打着轉，倒退着走，或者是橫着走。清早，照例又要從宿舍出發，在十二月裏，每個人的腳都凍木了，雖然是跑着也要凍木的。所以我們咒詛和怨恨，甚至於有的同學已經在罵着，罵着校長是「混蛋」，不應該把宿舍離開學校這樣遠，不應該在天還不亮就讓學生們從宿舍出發。

有些天，在路上我單獨的遇到王亞明。遠處的天空和遠處的雪都在閃着光，月

亮使得我和她踏着影子前進。大街和小街都看不見行人。風吹着路旁的樹枝在發響，也時時聽到路旁的玻璃窗被雪掃着在呻叫。我和她談話的聲音，被零度以下的氣溫所反應也增加了硬度。等我們的嘴唇也和我們的腿部一樣感到了不靈活，這時候，我們總是終止了談話，只聽着腳下被踏着的雪，乍乍的響。

手在按着門鈴，腿好像就要自己脫離開，膝蓋向前時時要跪了下去似的。

我記不得那一個早晨，腋下帶着還沒有讀過的小說，走出了宿舍，我轉過身去，把欄柵門拉緊。但心上總有些恐懼，越看遠處模糊不清的房子，越聽後面在掃着的風雪，就越害怕起來。星光是那樣微小，月亮也許落下去了，也許被灰色的和土色的雲彩所遮蔽。

走過一丈遠，又像增加了一丈似的，希望有一個過路的人出現，但又害怕那過路人，因為在沒有月亮的夜裏，只能聽到聲音而看不見人，等一看見人影那就從地面突然長了起來似的。

我踏上了學校門前的石階，心臟仍在發熱，我在按鈴的手，似乎已經失去了力量。突然石階又有一個人走上來了。

「誰？？」

「我！我！」

「你就走在我的後面嗎！」因為一路上我並沒聽到有另外的腳步聲，這使我更害怕起來。

「不，我沒走在你的後面，我來了好半天了。校役他是不給開門的，我招呼了不知道多大工夫了。」

「你沒按過鈴嗎？」

「按鈴沒有用，喝喝，校役開了燈，來到門口，隔着玻璃向外看看……可是倒底他不給開。」

裏邊的燈亮起來，一邊罵着似的光郎郎郎的把門給閃開了。



『蕭先生，您叫門叫了好半天了吧？』

我和王亞明一直走進了地下室，她咳嗽着，她的臉蒼黃得幾乎是打着皺紋似的顫索了一些時候。被風吹得而掛下來的眼淚還停留在臉上，她就打開了課本。

『校役爲什麼不給你開門？』我問。

『誰知道？他說來得太早，讓我回去，後來他又說校長的命令。』

『你等了多少時候了？』

『不算多大工夫，等一會，就等一會，一頓飯這個樣子。喝喝……』

她讀書的樣子完全和剛來的時候不一樣，那喉嚨漸漸窄小了似的，只是喃喃着，並且那兩邊搖動的肩頭也顯着緊縮和偏狹，背脊已經弓了起來，胸部却平了下去。

我讀着小說很小的聲音讀着，怕是攪擾了她，但這是第一次，我不知道爲什麼這只是第一次？

她問我讀的什麼小說，讀沒讀過「三國演義」？有時她也拿到手裏看看書面，或是翻翻書頁：『像你們多聰明！功課連看也不看，到考試的時候也一點不怕。我就不行，也想歇一會，看看別的書……可是那就不成了……』

有一個星期日，宿舍裏面空朗的，我就大聲讀着屠場上正是女工馬利亞昏倒在雪地上的那段，我一面看着窗外的雪地一面讀着，覺得很感動。王亞明站在我的背後，我一點也不知道：

『你有什麼看過的書，也借給我一本，下雪天氣，實在沉悶，本地又沒有親戚，上街又沒有什麼買的，又要化車錢……』

『你父親很久不來看你了嗎？』我以為她是想家了。

『那能來！火車錢，一來回就是兩元多……再說家裏也沒有人……』

我就把屠場放在她的手上，因為我已經讀過了。

她笑着，「喝喝」着，她把床沿顛了兩下，她開始研究着那書的封面。等她走出去時，我聽在過道裏她也學着我把那書開頭的第一句讀得很響。

以後，我又不記得是那一天，也許又是什麼假日，總之，宿舍是空朗朗的，一直到月亮已經照上窗子，全宿舍依然被剩在寂靜中。我聽到床頭上有沙沙的聲音，好像什麼人在我的床頭摸索着，我仰過頭去，在月光下我看到了是王亞明的黑手，並且把我借給她的那本書放在我的旁邊。

我問她：『看得有趣嗎？好嗎？』

起初，她並不回答我，後來她把臉孔用手掩住，她的頭髮也像在抖着似的，她說：『好。』

我聽她的聲音也像在抖着，於是我坐了起來。她却逃開了，用着那和頭髮一樣顏色的手橫在臉上。

過道的長廊空朗朗的，我看着沉在月光裏的地板的花紋：

『馬利亞，真像有這個人一樣，她倒在雪地上，我想她沒有死吧！她不會死吧！』

……那醫生知道她是沒有錢的人，就不給她看病……『喝！』很高的聲音她笑了，借

着笑的抖動眼淚才滾落下來：『我也去請過醫生，我母親生病的時候，你看那醫生

他來嗎？他先向我要馬車錢，我說錢在家裏，先坐車來吧！人要不行了……你看他來

嗎？他站在院心問我：『你家是幹什麼的？你家開「染缸房」（染衣店）嗎？』不知

爲什麼，一告訴他是開「染缸房」的，他就拉開門進屋去了……我等他，他沒有出

來，我又去敲門，他在門裏面說：『不能去看這病，你回去吧！』我回來了……』他又

擦了擦眼睛才說下去：『從這時候我就照顧着兩個弟弟和兩個妹妹。爹爹染黑的

和藍的，姐姐染紅的……』姐姐定親的那年，上冬的時候，她的婆婆從鄉下來住在我

們家裏，一看到姐姐她就說：『唉呀！那殺人的手！』從這起，爹爹就說不許某個人專

染紅的；某個人專染藍的，我的手是黑的，細看才帶點紫色，那兩個妹妹也都和我一

樣。」

『你的妹妹沒有讀書？』

『沒有，我將來教她們，可是我也不知道我讀得好不好，讀不好連妹妹都對不起……染一匹布多不過三毛錢……一個月能有幾匹布來染呢？衣裳每件一毛錢，又不論大小，送來染的都是大衣裳居多……去掉火柴錢，去掉顏料錢……那不是嗎！我的學費……把他們在家吃鹹鹽的錢都給我拿來啦……我那能不用心念書，我那能』她又去摸觸那書本。

我仍然看着地板上的花紋，我想她的眼淚比我的同情高貴得多。

還不到放寒假時，王亞明在一天的早晨，整理着手提箱和零碎，她的行李已經束得很緊，立在牆根的地方。

並沒有人和她去告別，也沒有人和她說一聲再見。我們從宿舍出發，一個一個的經過夜裏王亞明睡覺的長椅，她向我們每個人笑着，同時也好像從窗口在望着

遠方。我們使過道起着沉重的騷音，我們下着樓梯，經過了院宇，在欄柵門口，王亞明也趕到了，並且呼喘，並且張着嘴：

『我的父親還沒有來，多學一點鐘是一點鐘……』她向着大家在說話一樣。

這最後的每一點鐘都使他流着汗，在英文課上她忙着用小冊子記下來黑板上所有的生字。同時讀着，同時連教師隨手寫的已經是不必要的讀過的熟字她也記了下來，在第二點鐘「地理」課上她又費着氣力模做着黑板上教師畫的地圖，她在小冊子上也畫了起來……好像所有這最末一天經過她的思想都重要起來，都必得留下一個痕跡。

在下課的時間，我看了她的小冊子，那完全記錯了：英文字母，有的脫落一個，有的她多加上一個……她的心情已經慌亂了。

夜裏，她的父親也沒有來接她，她又在那長椅上展了被褥。只有這一次，她睡得這樣早，睡得超過平常以上的安然。頭髮接近着被邊，肩頭隨着呼吸放寬了一些。今

天她的左右並不擺着書本。

早晨，太陽停在顫抖的掛着雪的樹枝上面，鳥雀剛出巢的時候，她的父親來了。停在樓梯口，他放下肩上背來的大毡靴，他用圍着脖子的白毛巾擽去鬚鬚上的冰溜：

『你落了榜嗎？……』冰溜在樓梯上溶成小小的水珠。

『沒有，還沒考試，校長告訴我，說我不考啦，不能及格的……』

她的父親站在樓梯口，把臉向着牆壁，腰間掛着的白手巾動也不動。

行李拖到樓梯口了，王亞明又去提着手提箱，抱着面盆和一些零碎，她把大手套還給她的父親。

『我不要，你戴吧！』她父親的毡靴一移動就在地板上壓了幾個泥圈。

因為是早晨，來圍觀的同學們很少。王亞明就在輕微的笑聲裏邊戴起了手套。『穿上毡靴吧！書沒念好，別再凍掉了兩隻腳。』她的父親把兩隻靴子相連的

皮條解開。

靴子一直掩過了她的膝蓋，她和一個趕馬車的人一樣，頭部也用白色的絨布包起。

『再來，把書回家好好讀讀再來。喝……喝。』不知道她向誰在說着。當他又提起了手提箱，她問她的父親：

『叫來的馬車就在門外嗎？』

『馬車，什麼馬車走着上站吧……我背着行李……』

王亞明的毡靴在樓梯上撲撲的拍着。父親走在前面，變了顏色的手抓着行李的角落。

那被朝陽拖得苗長的影子，跳動着在人的前面先爬上了木柵門。從窗子看去，人也好像和影子一般輕浮，只能看到他們，而聽不到關於他們的一點聲音。

出了木柵門，他們就向着遠方，向着迷漫着朝陽的方向走去。



雪地好像碎玻璃似的，越遠那閃光就越剛強。我一直看到那遠處的雪地刺痛了我的眼睛。

一九三六，三月。



